

晏林子

明 赵鉞

●引

晏林子退耕山中五年，因避俗驾，日把书坐茂林，见尺鹦往来飞鸣，声如互答，辄辄然大笑曰：“此吾忘形友也。”意有所得，取木叶书之，渐至数筐。儿子辈易以剡藤，复穴败叶树下，留此笥中。昔戴颙持柑听黄鹂，以为俗耳针砭，诗肠鼓吹，此吾与尺晏论事耳。故曰《晏林子》云。嘉靖戊午秋日。

●卷一

阎立本善画，至荆州见张僧繇旧迹，曰：“徒虚得名耳。”明日又往，曰：“犹近代佳手。”明日又往，曰：“名下定无虚士。”因坐卧观之，留宿其下。呜呼！吾辈见前辈著作，初盛气观之，自为能过。及学稍有得，然后觉其用意深远，邈然难及，因手之终日不忍释去。是以学者甚不可有易心，易心生则学不进。

昔晦堂老子尝问山谷“吾无隐乎尔”之义。山谷诠释再三，晦堂终不然其说。时暑退凉生，秋香满院，晦堂因问曰：“闻木犀香乎？”山谷曰“闻。”晦堂曰：“吾无隐乎尔。”山谷乃服。此正吾夫子无隐之教，得晦堂发明透彻。所谓四时自行，百物自生者也，但学者不能随处见得。

苏子由云：“读书须学为文，余事作诗耳。”吾有旨于其言，学者覃一生精力，白首于王、孟之门而不忍去。然竟何所发明，信诗者文之余也。

范景仁与司马温公，皆上疏谕律尺之法，又与光往复论难，凡数万言。往在馆职，唯议乐不合，弈棋以决之，君实不胜。后二十年，君实在西京，往候之，不持他书，唯持向所说乐论八篇，争论者数夕不能决，又投壶以决之，景仁不胜。君实叹曰：“大乐还魂。”二公论乐而终之以戏何，所以平胜气也。胜气难平，唯在虚心观理。若词锋甚锐，则宜暂止，少选气和，是非自见。故人知有言之辨，而不知无言之辨，辨之至者也。如复墨守，牢不可改，知者代作，留俟百世可也。

徐师川，山谷外甥也，晚年欲自立名。客有称其源自山谷者，不乐。答以小启曰：“涪翁之妙天下，君其问之水滨，斯道之大域中，我独知之濠上。”夫古人称人之善，必本其所自，而学者自述，亦曰：“某氏某氏之学，今师川名成职重。”遂俯视外家，不有涪翁，以至后世父子兄弟，亦各立门户，自成一说，以相雄长。古道荡然尽矣。尝闻颖滨于东坡亡后亦曰：“此后文字，人不谓家兄手定矣。”颖滨且然，他尚何责哉？昔陈无已与晁以道，俱学文于曾子固，无己晚得诗法于黄鲁直。他日二人论文，以道曰：“吾曹不可负曾南丰。”既而论诗，无己曰：“吾此一瓣香，须为山谷道人烧也。”二公自能

用情。

柳惔与兄悦小时齐名，王仆射一日造世隆宅，世隆谓诣己。及至门，唯求悦与惔，遣为世隆曰：“贤子俱有盛才。一日见顾，今故报礼。若仍相造，似非本意，恐年少窥人。”呜呼，安有入人之室，见其子而遗其父者乎？虽为爱才，实已长傲。而为之子者，挺然受长者之顾，亦自忘其有父，贤者若是乎？噫！年少未能窥人，人可以窥年少矣。

张新安少与颜光禄邻居，颜谈议饮酒，喧呼不绝。新安静翳无言，后颜于篱边闻其与客语，设胡床坐听，辞义清玄。颜指谓坐宾曰：“此中有人，由此不复酣叫，此吾人最受伤处也。”然则昔之酣叫，尽谓坐上无人乎？因人以为疏密，所失多矣。古人闺阁之中，相对如宾，何况见客？然闻言知谨，亦见省发。

贾淑性至险害，邑里患之。林宗遭母丧，淑来修吊，既而孙威直后至，见林宗受恶人吊不进而去。林宗遽追谢曰：“贾子厚诚凶德，然洗心向善，仲尼不逆互乡，故吾许其进也。”后淑憾悟，终成善士。此正见吾儒作用，隘者不为，孔孟之后，惟明道识得此意。

建元中，都下舛杂，且多奸盗。上欲立符伍，家家以相检括。王仲宝曰：“京师翼翼，四方是睟。必也持符，于事既烦，理成不旷。”谢安所谓不尔何以为京师，人皆以是称谢太傅。然则京师之所谓广大，顾在是乎？迩来都城多盗，往往候门相第，阴入篡取，莫能穷诘。而奸作不时潜入，中朝事体，夷庭无不调知。欲立保伍，人至不敢夜行，殊亦废事。识治体者当自有说。

张九龄奖爱李泌，常引至卧内。九龄与严挺之、萧诚善，挺之恶诚好佞，劝九龄绝之。九龄独念严太苦劲，不若萧软美可喜，方命左右召萧。泌在旁率尔曰：“公起布衣，以直道至宰相，顾喜软美者乎？”九龄改容惊谢，因呼小友。以九龄犹喜软美，交道可知矣。然则正直难偶，何但君臣，此古人所以有恶绳之叹也。

今道家用符法禁咒，不甚信之。及读《稽圣赋》，谓鸬善禁咒，其性甘带，能咒大石使起，取蛇食之。其禁石时，举翅而行前却，如道士禹步，则石力然而起。断木善为禁法能曲爪画地为印，则穴之塞自开，飞辄以翼墁之。今鼠窃用其印，以发扃钥，信然。则天地间有正术必有邪术，未可谓全无也。

萧颖士严酷异常，有一仆事之十余年，颖士每加箠楚，辄百余，不堪其苦。人或激之使去，其仆曰：“我非不能他从，所以迟留者，特爱慕其博奥耳。”呜呼！主人博奥，于僮仆何与？虽受鞭撻，犹不忍弃去。此其好德之心，可与汶汶者道哉！今人子弟之于父师，少加诃责，已不能堪，去此仆远矣。

陆相知举放崔群，后群知举。陆氏子简理被黜，群妻李夫人谓群曰：“子

弟成长，盍置庄园。”公曰：“今年已置三十所矣。”谓知举放三十人也。夫人曰：“君非陆贄门生乎？君掌文柄，陆氏子无一得仕者。如以君为良田，陆氏一庄荒矣。”群无以对。夫举士，公典也。宁树桃李为门户地乎？崔之言，市道也，羞称为宣公弟子。然则不举陆氏子，是乎非乎？曰：“顾其才何如耳？如其不才，黜之非我。”虽然，世少厚德，尝见霍渭崖有门人请宴，诺之。至日不往，封书一册，送之宴上，乃罗峰张相公祭文也。当时霍与张同主试，张公故，门人独无言，霍以是愧之。曰：“死且不奠，生而食我，宁有敬心乎？”一时门人皆惭谢而退。由是观之，良田多失，不独陆氏就荒也。

王求玉除尚书仆射，素有脚疾，常还家卧，不时入直。江夏王启宋文帝曰：“王球诚有素誉，颇以物外自许。端任要切，或非所长。”帝曰：“诚知如此，要是时望所归。昔周伯仁终日饮酒而居此职，盖所以崇素德也。遂见优客，后以白衣领职。”呜呼！收时望者，要在得贤任事。乃仅取充位，恶得为贤？宋之君臣，两失之矣。近世亦有以虚名得美地，纵职业不能，人犹恕之。盛名亦复累人若此。唐常袞当国，崔祐甫在中书，舍人岑参初掌纶诰，称疾不宿直。崔以舍人职在枢密，今疾久杂局，袞曰：“此子羸疾，诸贤岂不能容？”崔曰：“相公若知岑疾，不当迁授。既居此地，安可以疾辞王事乎？”亦自有见。

宋庞籍以工部侍郎为枢密使，言近世养兵务多而不精，请与中书议简汰之法，仁宗疑焉。籍曰：“尝有一夫之呼，臣请以百口偿之，卒省兵八万人。我朝营兵虽多，老弱居半，又皆京师游荡之夫。及内臣家僮子侄，代役其中，盖隐射月粮马匹，租草衣絮，实未尝身亲行伍也。”昔马文升在本兵时，尝奏白简汰卒，讹言腾沸。孝庙呼至御前止之，及今以为口实，莫敢议及。余巡视团营时，以是为言，逆鸾竟不行，岂真不可汰耶？能行之有道，亦自无哗。大抵士君子苟且立朝，不肯任怨，率多类此。

蜣螂，五六月之间，经营秽场之下，车转粪丸，至浊者也。久之成蠕白，如尸解仙去，其尸解时必入土。余尝掘而视之，其形似蝉。夫蝉饮露，至清者也。而蜣螂能化而为之，岂非恶浊而求为清者乎？则贪夫亦可化而为廉矣。抱朴子曰：“玄蝉洁饥，不羡蜣螂秽饱，卒能去秽忍饥，则又足嘉。”然则清者必多饥乎？故君子不以饥渴之害为心害也。

陈颖，南昌人，业进士，题汉祖庙曰：“项羽英雄犹不惧，可怜容得辟阳侯。”遂得狂疾而卒。夫醇谨者自无口过，而儉夫不但好讪人私，往往轻伐古昔，卒被人非神谴，以口灭身，孰为幽冥可欺？伤哉！

石季伦尝与长水校尉孙季舒酣宴，孙慢傲过度，季伦欲表免之。裴叔则闻而谓之曰：“季舒酒狂，四海所知，足下饮人狂药。责人正礼，不亦乖乎

？”吾闻长者之言，不觉瞿然。夫以醉语细故，动相苛责，诚非旷度。饮者不自操持，率以酒失求原，大非善事。如遇偏心人，则灌夫之祸，前车可鉴。今又有人假酒佯狂，敢行欺侮，醒醒谢过，罪归曲生，则又济恶助奸，蔑德甚矣。

阳城年长不肯娶，语群弟曰：“吾与若孤茕相育，既娶则间外姓，虽其处而益疏，我所不忍。”群弟义之，亦不娶，遂兄弟同处终身。呜呼！此吾之所未解也。异姓入门，最易离间，有道者处此，亦自有法。今欲全友爱，忍废人伦，所谓因噎去食者也。贤者之过，亦能害事。抱朴子曰：“免不牝牡，腾蛇不交，不可谓贞。”此未足称也。

温大雅将改葬其祖父，筮者曰：“若葬此地，当害兄而福弟。”大雅曰：“若得家弟永康，我当含笑入地。”葬讫岁余果卒。呜呼！术者每持是说以惑人，令益疑翳。吾乡有张姓者，兄弟甚友爱，丧母卜地，一僧指曰：“近舍有佳兆，但弟不利。”弟即拜谢曰：“兄如富盛自当恤我。”葬后，季室子孙，遂至逃绝。与此相类。然则地理天道，不相统贯耶？一言偶中，百世传疑。今兄弟众多，常有数年争胜，不葬其亲者，谁与决之？

崔公儒是韩魏公夫人之弟，魏以执政日，用监司有非其人者。公儒曰：“公居陶镕之地，宜法造化为心。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，故置蛇于藪泽，置虎于山林。公今何乃置之通衢，使为民害。”呜呼！此古人所以物物为之所也。后世当轴者，率引用子弟私人，列置要地，不复问其修职与否。甚至乱政，亦所不计。其亦未以造化为心乎？吾尝三复斯言。

陆慧晓为晋熙王长史，立身清肃。僚佐造见，必起送之。或语曰：“长史贵重，不宜妄自谦屈。”陆曰：“我性恶人无礼，不陆不以礼处人。”又未尝轻士大夫。或问其故，陆曰：“贵人不可轻，而贱者乃可轻。人生何容立轻重于怀抱？”呜呼！此长者之言也。今人于坐立称谓之间，好为低昂，自为持体，往往颜色词气，变态立异，殊为可笑。吾师欧阳南野公，尝见一士夫方欢洽，忽报属吏见，即敛容厉声。公曰：“安得为此？”曰：“见属吏当如是。”公大笑曰：“此好作生人相也。”亦是涵养未定。

司马德操盛德绝伦，有人临蚕求簇箔，德操自弃其蚕而与之。或言凡损己贍人，谓彼急我缓，今彼此正等，何缘如此？德操曰：“人未尝求己而不与。将惭，何有以财物令人惭者？”此与微生乞醢事何异？”孔子美之。

盖微生好直，尝以佞讥孔子。孔子举乞醢以美微生，能委曲以行其德。非徒直者，后人以为贬辞，非矣。此自盛德事，何庸贬刺？与纤纤以有无为情者不同。

范孟博迁光禄勋主事时，陈仲举为光禄勋，范执公仪诣陈，陈不止之，范

怀恨投板弃官而去。郭有道闻而让仲举曰：“若范孟博者，岂官以公礼格之。今成其老，就之名，得无自取不优之议？”仲举乃谢孟博。裴漼为陕府录事参军时，李洎公充观察。始至，官属谒讫，令别召裴录事，坐与之语，且云少顷有燕，便请随判官同赴。及燕，三召不至，公怒，召漼让之曰：“某忝公之官长，以素闻公名，兼朝中亲友话公美事，思接从容，故超越礼分，而约赴燕。遂累召不来，何相忽之甚也？”漼正色言曰：“中丞细思之，未知谁失，必也正名。各司其局，古人所守，其敢忘之？中丞府中，自有宾僚，某走吏也，安得同之？”洎公曰：“老夫过矣。”漼退，洎公，命驾访之，置在宾席。呜呼！君子以礼自处，亦以礼处人。礼者何？名分之谓也。孟博以公仪见，乃责人以礼外相崇，裴漼则坚自卑执，不受人分外之礼，贤者器识何别？

何思澄终日造谒，每宿豫作名纸一束，晓便命驾，朝贤无不悉狎。所在命食，有人方之蒟护，思澄欣然当之。呜呼！此巧宦之一端也，人至今能之。昔范蜀公有子弟赴官乞书诣见朝贵，公不许，曰：“仕宦不可广求人知，受恩多则难为立朝。”抑何超然远览，彼肯向人庭前与槐柳并列者耶？”

法秀师尝语黄鲁直曰：“公作艳歌小词，可罢之。”鲁直曰：“空中语耳。非杀非偷，不至坐此堕恶道。”师曰：“君以邪言荡人淫心，使逾礼越禁，其罪岂止堕恶道而已？”鲁直由此不作词曲，此真可以戒矣。今人好为淫词，使歌者习之，媒褻闾里。如圣人作，当在流放之列。其有以前贤为戏，罪且无赦，岂止堕冥道而已？儒者亦复为之。法秀之言，诚为善诱。

连庶为寿春令，县有淮南王旧垒在山间，州守议取其甃为城。庶曰：“弓矢舞衣，传之百世，藏于王府，非为必可用。盖以古之物传于今，尚有典刑也。”垒因是得存。呜呼！今人好坏前贤遗像，其亦未闻此论乎？尝见仕人，因邑中碑刻，世多求者，辄令断毁。曰：“为地方去累。”非惟不知好古，其忍心甚矣。使输议，当与祖龙焚书同科可也。

荅谷谓古今人作明妃辞曲多一意，唯吕居仁独不蹈袭。其诗云：“人生在相合，不论胡与秦。但取眼前好，莫言长苦辛。君看轻薄儿，何殊胡地人？”夫诗在言志，岂贵新奇！此何指谕？呜呼！是诗也，使李陵闻之，诚中阿堵。若诵于苏子卿之侧，当咋舌自愧矣。

唐王义方为魏征所知，征欲妻以夫人之侄，王辞不取，俄而征薨，王乃取女。人问其故，曰：“初不附宰相，今感知己故也。”元移刺子敬有良马，平章政事完颜元宜索之。子敬以元宜为相，不与，后元宜罢守东京，子敬乃以此马赆行。古人用情乃若此。今人有求，率意取色受，朝有抗词，暮有隐祸，不得申臆于去住存没之时也。二相忘情得失，并足嘉尚。

向子平读《易》至损益卦，嚼然叹曰：“吾已知富不如贫，贵不如贱，但

不知死何如生耳？”为子嫁娶毕，敕家事断之云：“当如我已死。”与同好禽子夏俱游五岳名山，不知所终。呜呼！今人常虚怀物外，雅慕向公曰：“嫁娶未毕，尚滞佳期。夫嫁娶何与吾事？吾人自为儿女作驢僧耳。俗缘难断，终阻遐踪。儿女催人，何能了了？终是透此关窍不得尔。”每念及此，常曰：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万民为刍狗；父母不仁，以儿女为刍狗。”

崔彦玄清虚寡欲，以简正见称。初和士开擅朝，曲求物誉，诸公因此颇为子弟干禄。世门之胄，多处京官，彦玄二子，并为外任。弟廓之从容言曰：“拱扩幸得不凡，何为不在省府之中，清华之所，而并出外藩，有损家代。”彦玄曰：“吾立身以来，耻以一言自达。今若进儿，与身何异？”卒无所求。此真可以励俗。近世纷纷乞恩，抑何不达？

张，熙宁中，梦行入空中，闻天风海涛，声振林木。徐见海中楼阙金碧，琼琚琅佩者数十人，揖出纸请赋诗。细视笔砚，皆碧玉色。且戒之曰：“此间文章，要似隐起鸾凤，当与织女机杼分巧，过是乃人间语耳。”成一绝句云：“天风吹散赤城霞，染出连云万树花。误入醉乡迷去路，旁人应笑忘还家。”有仙人曰：“子诗佳绝，未免近凡。”观此可以知作诗之旨。夫诗贵情景稳称，作帝王家诗，不得用田间语。若赋野叟林翁，使内殿秘阁事，恐菜馅中著麟脯不得。

赵承旨孟頫初至京，会诏集百官于刑部议法，众欲计至元钞二贯赃满者死。承旨抗言其非，曰：“始造钞时以银为本，虚实相权。今二十年间，轻重相去至数十倍，故改中统为至元。又二十年后，至元必复如中统。使民计钞抵法，疑于太重。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，谓之二实，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二虚，四者为直，虽升降有时，终不大相远也。以绢计赃，最为适中。况钞乃宋时所创，施于边郡，金人袭而用之，皆出于不得已。乃欲以此断人死命，似不足深取也。”卒夺众议。又论王虎臣不宜往按总管赵全及谕奉御彻里论桑哥丞相之恶，吾常伟之。曰：“承旨立朝大节，总总可称。乃独称其字画，何也？”史官杨载亦称孟頫之才，为书画所掩。知其书画者，不知其文章；知其文章者，不知其经济之学。乃知多技累人也。故法秀师亦尝让李伯时，为士大夫而以画名。行已可耻。又作马，忍为之耶？伯时恚曰：“作马无乃例能荡人心堕恶道乎？”师曰：“公业已习此，则日久思其情状，求为神骏，系念不忘。一日眼光落地，必入台胎无疑，非恶道而何？”伯时大惊，不觉身去坐榻。曰：“今当何以洗此过？”师曰：“但当画大士像。”伯时遂画此像，妙绝天下。夫以冥道相诱，虽非至论，谓士夫作画，行已可耻，亦名言也。学者当知所重，毋托辞于游艺焉。

虞伯生与元明善，俱以文章著，二人相得甚欢，至京师乃复不相下。董士选自中台行省江浙，二人送至都门。士选曰：“伯生以教道为职，当早还。复初宜更送我。”伯生还，明善送至二十里外，士选下马入邸舍中，为席酌酒同饮，举酒属明善曰：“士选以功臣子出入台省，无补国家，惟求得佳士数人，为朝廷用。如复初与伯生，他日必皆光显，然恐不免为人构间。复初中原人，仕必当道。伯生南人，将为复初摧折。今为我饮此酒，慎勿如是。”明善受卮酒，跪而嚼之，起立言曰：“请公再赐一卮，明善终身不敢忘公言。”乃再饮而别。呜呼！古人爱才，曲为保护若此。今朝中有一人以此为心，则善类全矣。

吕子义往省一友人，嫌其设酒食，怀干粝而往。主人盛为供饌，子义出怀中干粝，求一杯冷水食之。此古今人所共高者，但置主人何地？如不可共食，则不当往省。因思王江州欲识陶渊明，不能致。渊明尝往庐山，王令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。渊明有脚疾，使一门生二儿举篮舆。既至，欣然便共饮酌，俄顷王至，亦无忤也。终是胸中洒练。

富郑公为枢密使，英宗初即位，赐大臣永昭陵遗留器物。已拜赐，又例外独赐郑公如干。郑公力辞，东朝遣小黄门谕公，此微物，不足辞。虽家人亦以为不害大体，屡辞恐违中旨。公曰：“此固微物，要是例外也。大臣例外受赐不辞，若人主例外作事，何以止之？”竟辞不受，此王魏公所以有美珠之憾也。

魏文帝为五官中郎将时，天下向慕，宾客如云。邴根矩独守道持常，若非公事，自不妄举动。曹公微使人从容问之，邴答曰：“吾闻国危不事冢宰，君老不奉世子，此典制也。”曹公深重其言。德宗令王叔文直东宫，太子欲言宫市之弊，人皆赞美，叔文独无言。罢坐，太子谓叔文曰：“君何独无言？”叔文曰：“太子视膳问安外，不合辄预他事。陛下在位岁久，如小人杂间，谓殿下收取人心，则安能自解？”太子闻之曰：“苟无先生，安得闻此言？”观此二事，则知所以安储君，全臣节矣。昔王勃在沛王府时，诸王方共斗鸡，勃戏为沛王檄英王鸡。高宗见之大怒曰：“此殆交构之渐，即日窜勃，轻动若此，岂不悲哉！”

御史台有閤吏，隶台中四十余年，善评其优劣。每以所执之槌，待中丞之贤否，中丞贤则横其槌，否则直其槌。此语喧于缙绅。凡为中丞者，唯恐者槌之直也。范讽为中丞，闻望其峻。一日视事次，閤吏忽直其槌。范大惊，立召问曰：“尔槌忽直，岂觐我之失耶？”吏初讳之，苦问，乃言曰：“昨见中丞召客，亲谕庖人造食，指挥数四。庖人去，复丁宁之。大凡役使者，受以法而观其成，苟不如法，有常刑矣。何事喋喋？若使中丞宰天下，不止一庖人之任

，皆欲知此喋喋，不亦劳而可厌乎？某心鄙之，不知其挺之直也。”范大笑惭谢。此言似觉知大体者。尝见达官分置下人，语多不详，及其失误加责，亦已后时。大都与庸人言，不得不多，与君子言，不得不简，自有详略耳。昔张茂先问孔明言教何碎？李密曰：“昔舜禹皋陶相与语，故得简大温诰。与凡人语宜碎，孔明与言者无己敌，言教是以碎耳。”茂先大善其对，此真得君子之心。若直挺者，所谓下人强作解事者。

裴晋公不信术数，每语人曰：“鸡猪鱼蒜，逢箸则吃。生老病死，时至则行。”《诗》曰：“民之质矣，日用饮食，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，此之谓也。”今人慕仙悦佛，妄念盈腔，乃欲变食，便可永算，可谓不知顺天者矣。然清心寡欲，节食颐贞，亦是美事，但不可有妄心耳。

晋朱伺有武勇，江夏太守杨珉问将军击贼，何以多胜？伺曰：“两敌相对，惟当忍之。我能忍，是以胜。”夫两军相向，勇者先登，今不贵勇而贵忍，此真一字千金，兵法也。”尝问教师曰：“两人相斗，胜负未分，能先决乎？”曰：“后动者胜，盖已见形故耳。”是以君子贵养气。老子曰：“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先也，而后之，以此。”

庆历中，余靖欧阳修蔡襄王素在台中，力引石介为谏官，执政亦欲从其请。时范文正为参政，语同列曰：“石介刚正，天下所闻，然性亦好异。若使为谏官，必以难行之事，责人主以必行。少拂其意，则引裾折槛，叩头流血，无不为矣。主上虽富有春秋，然无失德，朝廷政事，亦自修举，安用如此？”人服其言。后温公欲用张无尽，尝问东坡，坡云：“犊子虽俊可喜，终败人事，不如求负重有力，而驯良服辕者。使妥行于八达之衢，为不误人也。”温公遂止。观此，可见志刚气锐，终非远到。东坡以气节自负，乃为此言，亦是作刳子斩人后，渐有觉悟耳。

宋帝尝问丈夫冠妇人髻，皆高大，何耶？令狐德对曰：“冠髻在首，君之象也。晋之将亡，君弱臣强，故江左士女，衣小而裳大。宋武帝受命，君德尊严，衣裳随亦变改。此近事验也。”由是观之，服之不衷，所关甚重，君子必不随时变迁，以媚时好。重服所以重吾身也。

兽之中，闻獬豸触邪，又有名牛形狗声者食禽兽。逢忠信之人，则啮而食；逢奸邪之人，则捕禽兽以饷之。邪正不同，兽类且然。世固有崇显奸回，屏黜善良者，亦其秉懿好德之心，得于天者自少耶？噫！

魏元忠上封事曰：“汉拜韩信，举军惊笑。蜀用魏延，群臣缺望。此富贵者易为善，贫贱者难为功也。故阴阳不和，拔士为相，蛮貊不庭，擢校为将。”予尝谓选将求材，无论卒伍，擢校之言，足为至论。夫世禄损智，孰生愚，专属将门，往往失士。今募兵乃取之民间，而论将多拘于世类，此债师所以

成风，而军威由之不振，主国是者当有远鉴。

昔仲长统著《昌言》，人皆谓详观时蠹，成昭政术。其《损益篇》有曰：“彼君子居位，为士民之长，固宜重肉累帛，朱轮四马。今反谓薄屋者为高，藿食者为清。既失天地之性，又开虚伪之名，使小智居大位，庶绩不咸熙，未必不由此也。得拘洁而失才能，非立功之实也。以廉举而以贪去，非士君子之志也。夫选用必取善士，富者少而贫者多，禄不足以供养，安能不少营私门乎？从而罪之，是设机置阱，以待天下之君子也。”噫！以是为言，是导贪长欲，顾足以厉人臣之节乎？今闻有道之士，亦曰居乡则一介不取，柄用则挥金不顾，人皆以为通，似亦非中正之论也。

●卷二

昔白乐天素善李绅而不入德裕之党，素善牛僧孺、杨虞卿而不入宗闵之党，素善刘禹锡而不入牛文之党。尝赋有木八章，其弱柳樱桃枳橘杜梨野葛水柹凌霄，以讽在位与附丽权势者。其八章则曰有木名丹桂云云，则托以自谓。若然，其真可以群矣。

郗超少卓犖，父好聚敛，积钱数千万，尝开库任超所取。超性好施，一日中散与亲故都尽。若超可谓能掩父之过者矣。尝闻吕泾野以少宗伯归，其子向家僮索求宦资，无有，遂致笞责。泾野觉，竟闻于官，治其罪。夫以泾野为父，乃有是子。以郗为父，乃得郗超。然则鸾宁有种乎？子之才不才，信有命矣。

褚彦宣少秉高节，常非从兄彦回身事二代，闻彦回拜司徒，叹曰：“彦回少立名行，不意披猖至此。门户不幸，乃复有今日之拜。使彦回作中书郎而死，不当是一名士耶？名德不昌，遂令有期颐之寿。”呜呼！人之所至难得者寿，而彦回反为多寿所累。此孔子所以责原壤也。昔箕子论五福，亦必以好德为言。好德非福，乃所以致福者尔。人而无德，虽亲如兄弟，而反望其促。虽圣友如孔子，而亦恶其不死，然后知天死不足惜，而死有余责，然后足悲耳。

唐待制先与丁晋公为友，后居水柜街，宅正相对。丁将有弼谐之命，唐迁居州北。或问其故，唐曰：“谓之入则大拜，数与往还，事涉依附。经旬不见，情必猜疑，故避之耳。”后晋公南迁，唐曰：“丁之才术李赞皇之流，动多静少，任智而鲜仁，可以佐三事，但不可冢百官耳。”呜呼！此不惟有知人之明，亦且得避嫌之道，可谓善处友者取以为法。

戴叔鸾少便诞节，居母丧时，兄伯鸾居庐啜粥，非礼不行。叔鸾食肉饮酒，哀至乃哭，而二人俱有毁容。或以问叔鸾，“子之居丧，礼乎？”叔鸾曰：“礼所以制情佚，情苟不佚，何礼之论？夫食旨不甘，故致毁容之实。若味不存口，食之可也。论者不能夺。”呜呼！此情实之论也。今人哀不足而礼有

余。词甚戚而貌益腴，视此愧矣。但情既不佚，又能中礼，食既不甘，并能变食，始为善道。叔鸾此举，要亦矫世者，非自以为当也。

武侯将军田仁会诬奏侍御史张仁，高宗临问，仁惶惧失次。韦仁约历阶进曰：“臣与连曹，颇知事由。仁懦不能自理，若仁会眩惑圣听，致仁非常之罪，则臣事陛下不尽，臣之恨也。请专对其状。”词辩纵横，音旨朗畅，高宗深纳之。乃释仁。夫代人辨对，非素致为时所重者不能，而高宗雅能容之，君德恢然大矣。今人虽有密友，稍蒙外议，恒恐余波相及。即推而远之，能代直于当事者之前尚少，况以君父临之乎？然仁一遭诬奏，便惶惧失次，亦非雅度。尝见吏郎林东城、许石城二公，为台官所论，例应奏辨。林恚郁，不能作一词。许既自陈，又复为林公代作，朝士以是观二公器度。

蒋公琰在大司马府，东曹掾杨戏素性简略，公琰与语，不时答应。或构戏于公琰曰：“公与戏语而不见应，其慢上殊甚。”公琰曰：“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面从后言，古人所戒也。文然欲赞吾是耶？则非其本心。欲反吾言，则显吾之非，是以默然。是文然之快也，乃更以为慢耶？”呜呼！当国者必有如此度，然后可与言天下事，否则从风靡矣。后人未及拜官，先学作诺，时事可知已。

潘孟杨在德宗朝为翰林学士，恩渥极异。有一京尹伺候累日不得见，乃遗阍者三百缗，刘夫人知之，谓潘曰：“岂有人臣，使京尹愿一见，遗奴三百匹缗？其危可知。”遽劝潘避位。夫遗缗求见，其人足鄙，而其权势能使人以一见为重。夫岂无？自今士夫欲倚权门，先交欢僮仆，甚至投刺称号，卒以此败。皆用权者炫赫之过也。善乎胡存斋参政，能折节下士，南北士大夫，有经其地，无不愿见者。每患阍人不为通。是日苟不出，即悬一牌于门曰胡存斋在家。呜呼！开门延贤，犹恐贤者不至，岂有拒贤者于门庭之外乎？可以鉴矣。

韦斌谪新春时，李邕侯以处士放逐。中夜同宴，屡闻鸱音，韦流涕。邕侯曰：“此声，人以为恶。苟以好音听之，则无足悲。”请饮酒不闻音者浮以大白，坐客皆企其声，终夕不厌。夫自有声，无与人事，而人苦忌之，抑何不达？昔有牝鸡夜鸣，主人烹之。明日怀忧以问伊川先生，先生曰：“彼妄鸣，自合烹耳。于人何与？然其家亦无他。尝闻道家言人姓名，具在阴司。欲学道，须变姓名，远游四方，庶可逃避。”此亦掩耳避者也。

卫兹弱冠，与同郡巷文生同称盛德。郭林宗与二人俱到市，卫子许买物，随价酬直，文生诿此诿，减价乃取。林宗曰：“子许少欲，文生多情。此二人，非徒兄弟，乃父子也。”后文生以秽货见捐，子许以烈节致誉。予于服饰器用之类，率不能辨，往往托之于人，一售即止，不复相疑。见士友中，必手自揣量验估，偿不相值，数反不已。尝侧厌其多事，及其既用之后，予物先弊

，乃叹为人所欺。今见子许，亦足自解。

孔恂及齐王修识刘元海必乱，许劭知曹操为乱世之奸雄，潘乡 留知王敦必反，王衍识石勒将为天下患，汉高知吴王濞必乱东南，王叔文知刘辟必乱蜀，张九龄识安禄山必乱，吕诲知王安石必误天下，陈识蔡京为国家贼。天下之大贼，数公不知从何而知，真为先见。

今内府财物，未进十库，先户、工二司主政验之，然后从西安门入。又特敕台谏各一人，同内臣验收。其法非不甚密，近内臣用事，专论常例，不复辨其物之美恶，虽台谏亦不能主持。以致百姓交纳倍费，又不足以供国家之用。虽府库充盈，实皆朽滥，所谓官民俱困也。尝见唐开元初，杨崇礼为太府少卿，虽钱帛充牣，丈尺间皆躬自省阅。时议以为前后为太府，无与为比，擢拜太府卿。时太平且久，御府财物山积，以为经杨卿者无不精好，辄为怅然。感念弊政，何时可已？

明帝末年，颇多忌讳，因之犯忤致戮者十有七八。僧瑾每以匡谏，恩礼遂薄。时周顒入侍帷幄，瑾谓顒曰：“陛下比日所行殊非。俗事讽谏，无所复益，妙理深谈，弥为賒缓。唯三世苦报，最切近情。檀越傥因机候正当，陈此而已。”顒乃习读法句、贤愚二经，每见谈说，辄以为言。帝惊曰：“报应真当如此，亦宁可不畏。”因此犯忤之徒，屡被全宥。夫谄佛阿上，固非直道。因事启纳，多所解悟，亦不失其为忠。张文隐公尝欲诠释《道德经》，删《正道藏》诸书，定为一说以献，竟不获就，赍志而没。惜哉！

昔陆羽著《茶经》，常伯熊复广煮茶之功。李季卿宣谕江西，知伯熊善煮茶，召伯熊执器，季卿为再举杯。至江南，有荐羽者，召之。羽衣野服，挈具入，季卿不为礼。羽愧，更著《毁茶论》。至宋蔡君谟著《茶录》，造大小龙团，欧公闻而叹曰：“君谟士人，奚至作此？作俑者可罪。”夫饮食，细事也，君子处世，岂不能随时表见？乃于茶铛水瓮中立名，其于激顽起廉，风猷劣矣。学者犹称雅致，反让季卿。吾谓季卿能赈水厄，功亦不小。

舒州医人李惟熙善论物理，云菱芡皆水物，菱寒而芡暖。菱开花背日，芡开花向日故也。今仕人以近侍为热官，以外臣为冷官，亦以去日有远近与？

河间王次子晦私第有楼，下临酒肆，其人尝候晦言曰：“微贱之人，虽礼所不及。然家长幼不欲外人窥之，家迫明公之楼，出入非便，请从此辞。”晦即日毁其楼。吾尝游江南，见一士人，忌邻家高第，乃计向背造宅舍，使楼脊直犯其门，以相厌害。夫古人不欲临高窥人，况肯损人自利耶？风俗薄恶甚矣。

杨城召为谏议大夫，见诸谏官纷纭言事，细碎无不闻达，天子厌苦之。城方与二弟痛饮，人莫窥其涯际。有谒城者，城引之与坐，辄强以酒。客辞，城

辄自饮。客不得已，乃与城酬酢。或客先醉卧于席上，或城先醉卧客怀中，竟不听客语，呜呼！此韩公诤臣之论所由作也。夫言官贵知治体，或人言其细，我举其巨，人或多言，我独无言。鹤立鸡埘羽仪自在，乃以酒自乱，岂君子安身之术耶？后韩熙载在南唐，多置女仆，昼夜歌舞，客至杂坐。熙载语僧德明云：“吾为此行，正欲避国家人相之命。”僧问何故避之，曰：“中原常虎视于此，一旦真主出，江南弃甲不暇，吾不能为千古笑端。”噫！相命可逃，乱世易避，达人玄识，嘉遁有途，岂网罗真能弥空，而黄鹄无由举耶？此皆以刘院为宗，佯狂避世，君子中庸，殆不如此。

人之所以贵长年者，岂无谓哉？以父子兄弟，日相保聚；亲戚朋友，日相呼乐而贪生。乃欲一旦灭情去性，超然仙境，纵能得道，以风为驭，以云为车，以时为月，以日为年，以琳琅为宫，以珠玉为食。五伦尽去，四大以解，亦何益乎？昔老子有云：“大块劳我以生，佚我以死。夫以死为佚，正谓耳目不交，心志无虑。复还大化，冥然忘形，若犹强留人世，浪寄乾坤，时异世殊，亦自感怆。便使颓然忘念，而生人之理，荡然俱失。既不能经纶宇宙，又不能兴乱持危。虽神气常生，亦与鬼物无异。”吾尝谓仙者有形之鬼，日中可见。鬼者无形之仙，幽暗乃出。况四大强合，终难久存。而世人纷纷，遐想举，反致握苗丧生，求延得促，觉也晚矣。昔范忠宣公云：“人或相勉以摄生之理，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。假如丁令威千岁化鹤归乡，见城郭人民皆非，独存亦何足乐与？”吾心豁然相契，乃益信其灼灼耳。

今之学者，得一把茅覆顶，便非朱攻陆，毁道骂佛，实阴藉其意，而阳乙其文。标置门户，争为一祖。细求其实，无甚发明，毕竟何所裨益？昔唐文宗喜经术，宰相李石因言施士匄《春秋》可读。帝曰：“朕尝见之，穿凿之学，徒为异同。学者如浚井，得美泉而已，何必劳苦旁求，然后为得。”美泉之言，有味哉！殊可深绎。

唐文宗尝谓左右曰：“若不甲夜视事，乙夜观书，何以为人君？”此言当为帝王法。此所以奸宦相戒，毋令帝王读书，见前古治乱兴亡之迹，亦是仿此。

王介甫、吕晦叔同为馆职，当时馆中皆名士，每评论古今人物治丧，众人之论，必于介甫。介甫之论，又为晦叔止。能止人言，必识见过人始得。介甫偏执一生，独心服晦叔。急于引用，后论新法不合，乃叹晦叔有共工兜之奸，不知平日心服者何？可见知人不明。一日诸士论刘向言天下事，反复不休，或以为知忠义，或以为不达时变，未决。介甫来，众问之，曰：“刘向强聒人耳。”众意未满，晦叔来，又问之，则对曰：“同姓之卿与？”众乃服。观此，则知止人言不易也，而二公深浅见矣。

孙权谓吕蒙蒋钦曰：“宜学问，自开益。”蒙曰：“军中多务，不及读书。”权曰：“孤岂用卿治经为博士耶？但今涉猎见往事耳？”蒙始就学，所览见，旧儒弗及。夫将以智为上，将不知学，则智无由生，虽勇力过人，仅百夫之敌耳。今人论将，不知出此。昔楚子及诸侯围宋，宋公孙固如晋告急，于是乎搜于被庐，作三军，谋元帅。赵衰曰：“可，臣亟闻其言矣。说礼乐而敦诗书。诗书，义之府也。礼乐，德之则也。德义，利之本也。君其试之。”乃使将中军，卒退楚师。由是观之，将可不知学哉！今之将者一字不识，徒以弓马为事，亦何当于折冲。稍能谈说前事，则又赵括者流。此武事所以不竞也。噫！

司马文正公云：“登山有道，徐行则不困，措足于实地则不危”。此游山诀也，不但可以登高，予且用以涉世。

黄巢作乱，帝遣田令孜击之，亲饒章信门，赍遗丰优。然卫兵皆长安高资，世藉两军得廩赐，侈服怒马，以谄权豪。初不知战，闻选皆哀哭，阴出资雇贩以备行阵，不能持兵，观者寒栗。今团营兵大率类此。前庚戌之变，参将陈灿领兵三千，防守陵寝。迨贼忽至，止四五十骑，兵皆跪迎瞑目，令解甲先献，引颈受刃。后灿坐以失律，余兵例犹给赏。禁兵不足用，自古然矣。

祖士言深好弈棋，王处叔谓之曰：“禹惜寸阴，不闻数棋。”祖云：“聊用忘忧耳。”处叔曰：“古人遭时，则以功达其道。不遇，则以言达其才。故否泰不穷也。今晋未有书，而天下倾覆，旧事荡灭。君少长王都，游宦四方，华夷成败，皆在耳目，何不记述？使有裁成。昔应仲远作《风俗通》，崔子真作《政论》蔡伯喈作《勤学篇》，史游作《急就章》，犹行于世，便为没而不朽。当其同时，人岂少哉！而皆无闻，由无述作也。故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，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何必博弈而后忘忧哉！”祖喟然叹曰：“非不悦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”呜呼！吾尝有感于兹言。今悠悠之徒，一登仕籍，即傲然自足。谓簿书奔走，可以长守禄位，不复事诗书矣。又有好诞任达，率以游燕为欢，见人著作，转相嗤笑曰：“为人办覆瓿者，动以萧雍州恭为言。”恭见梁元帝居藩，动心著述，卮酒未尝妄进。每语人曰：“下官历观人世，多有不好欢乐，乃仰眠床上，看屋梁而著书。千秋万岁，谁传此者？劳神苦思，竟不成名，岂如临清风，对朗月，登山涉水，肆意酣歌？夫未能闻道，辄自著述求名，诚为可笑。”然与潦倒杯酒，沈惑揪枰，浪度一生者，亦自有间。昔李琰之每休假之暇，恒闭门读书，不交人事。常语人曰：“吾所以好读书，不求身后之名，但异见异闻，心之所愿。是以孜孜搜讨，欲罢不能，岂为声名劳七尺也？此乃天性，非为力强。”嗟夫！吾尝云“得书能遂生前乐，好学非干身后名。”每诵琰之此语，不觉神鬯。同心之言，何可多得？

二王是韩持国婿，一日访苏端明，端明因问讯持国。王曰：“公自致政来，尤好为欢。尝谓身已癯老，且以乐声自娱。不尔，无以度日。”东坡曰：“残年正不应尔，愿为某传一语于持国。”顷有一老人，未尝参禅，而雅合禅理，死生之际，极为了然。一日置酒大会，酒阑语众曰：“老人即今且去。”因摄衣正坐，奄奄欲逝。诸子惶口遽呼号曰：“大人今日乃与世诀，愿留一言为教。”老人曰：“本欲无言，今为汝恳，只且第一五更起。”诸子未喻。老人曰：“惟五更可以干当自家事。”诸子曰：“家中幸丰，何用早起？举家诸事，皆是自家，岂有分别？”老人曰：“所谓自家事，是死时将得去者。吾平时治生，今日就化，可将何者去？”诸子颇悟。今持国自谓残年，请二君言与持国，但言某请持国干当自家事，与其劳心声酒，不若为可以死时将去者计也。夫以暮年耽于声乐，固为过计，而坡老善诱其说止此，岂无有别说更可怜老者乎？然亦可为吾辈小歇肩方也。

武三思妓素娥，有殊色，狄梁公请出之，忽失所在。于堂奥中闻兰麝芬馥，附耳而听，即素娥语曰：“某花月之妖。帝遣奉公言笑。梁公，时之正人，不敢见。”邪不干正，于此可见。

向雄经事钟会，会诛后，雄收敛营葬。晋文王召雄责之曰：“往者王经之死，卿哭于东市，我不问也。今钟会作逆，又辄收葬，若复相容，如王法何？”雄对曰：“昔先王掩骼埋，仁流枯骨，当时岂先卜其功罪？今王诛既加，于法已备，雄感义收葬，教亦无阙。法立于上，教宏于下，何必使雄违生背死，以立于时？殿下讎枯骨，以为将来仁贤之资乎？”晋王称善。后柳仲逞先为牛奇章辟客，后李卫公知其无私，奏为京尹。仲逞谢曰“自言不期太尉恩奖及此，仰报盛德，敢不如奇章公门馆。”卫公不以为嫌。仲郢常感卫公之知。大中朝，李氏无禄仕者，仲郢领盐铁，特取卫公兄子从质为推官，知苏州院，令以禄利瞻南宅。时令狐为宰相，不悦。仲郢与书曰：“任安不去，尝自愧于昔人。吴咏自裁，亦何施于今日？李太尉受责既久，其家已空，遂绝丞尝，诚深痛惻。”深叹美，即与从质正员官。夫二贤之言，不惟理即顺正，而辞亦畅达，能使怒者忘怨。抑其厚谊高致，自能感悟。世人虽有恩奸，傥遇嫌忌，远自逊避，背德忘交，亦所不惜。用情之薄，遂至于此。存此二事，以敦世风。

庞相判太原日，司马温公适へ并州。一日，彼檄巡边，温公因便宜命诸将筑堡于穷鄙而不以闻。后为西羌所败，杀一副将，朝廷深讶庞公擅兴，诘责不已。庞公既素重温公，略弗自言。久之，遂落使相，以观文殿学士罢归，庞公益默不一语，温公用是得免。夫以身庇人，尤人所难。昔闻石塘公为大司寇时，尝与三法司会题，适廷尉后奏，上怒，降首事者一级。时公已兼宫保，腰玉

矣，乃削兼官，僚属劝公自明，公不辨曰：“尚书犹在也。”后任冢宰一考，复赐玉。人皆服其雅量，见前辈风流，令人羡慕无已，然温公轻举，亦自可戒。

王令明兄鉴颇好娶敛，广营田业，令明意甚不同。尝谓鉴曰：“尊何用田为？”鉴曰：“无由何由得食？”令明曰：“亦复何须得食？”昔王思寂旧野在钟山，有田八十顷，与族及故旧共佃之。常语人曰：“我不如郑公业有田四百顷，而食常不周，以此为愧。若有田能如此作用，亦自不恶，但以聚敛营之，诚无用田为。”

范忠宣既薨，朝廷赐碑额曰“世济忠直”。时唐君益知颖昌，为表其居曰“忠直坊”。正平语尹益：“荷公厚意，但上命揭于墓隧，假宠于范氏。若施之康庄，以为往来之观，非朝廷意也。”君益言：“此州郡之事，于君家无与。”正平曰：“先人功名，何待此而显？且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流俗所尚，识者所止。异时不独吾家为人嗤诮，公亦宁逃于指议？故敢以力请。”时李端叔官于许，语君益曰：“顷胡文恭知苏州时，蒋希鲁致政归，文恭尝学于蒋，乃表其第为‘难老坊。’蒋公见之不乐，曰：‘此俚俗歆艳，内不足而假之人以为夸者，非所望于故人也。’时营缮已毕，文恭因其尝获芝草，遂更为‘灵芝坊’。文恭退而语人曰：‘识必因德而后达，蒋公之识如此，非吾所及也。’”君益闻端叔言，遂撤范氏之坊。呜呼！昔人识度乃尔。今率假重于人，得有司片板数字，悬之宅里，以相夸耀甚有乞建求助，上以此为惠，下以此为恩，一时成风，恬不之愧，亦见世变。

凡新羊入群，为群羊所触，不相亲附，火烧其尾则定。夫羊，义兽也，见虎不避，群斗争死，乃触新附者何耶？不轻合耳。惟不轻合，故能相许以死。此所以有道者不轻定交，一与之交后，死生患难，不相背弃，故不得不难其始。

王克敬尝为两浙盐运使，温州逮盐犯，以一妇人至，克敬大怒曰：“岂有逮妇人行千里外，与吏卒杂处，污教甚矣。自今毋得逮妇人。建议著为令，今法司中鞠狱，每事必口有一二妇人，启衅证佐皆由此等。常见男子易屈，妇人足智难理，京师四方之极，乃尔溷乱，竟莫能革，何由兴化？外郡以逮妇为最辱，往往构讼连年不解，亦司理者无复以克敬为心耳。”

卢思道聪明俊辨，年十六，中山刘松为人作碑，以示思道。思道读之，多所不解，乃感激读书，师事邢子才。后复为文示松，松不能甚解，乃喟然叹曰：“学之有益，岂徒然哉？”因就魏收求异，书数年才学兼著。以此知士不可一日不学。若更知所以学，不但善变素丝，天地造化在我矣。

向玄季有义学才能，立身方雅，与袁太尉、徐司空，颜扬州并相友善。后

扬州贵势当朝，玄季犹以素情自负，不相推下。范伯玉戒之曰：“名位不同，礼有异数，卿何得作曩时意耶？”玄季曰：“我与士逊心期久矣，岂可一旦以势利处之？”噫！交道甚难，在士逊则当忘势，在玄季犹当异礼，非曰曲徇，所以全交尔。

明皇友悌，古无有者，尝以书赐弟宪等。魏文帝诗曰：“西山亦何高，高高殊无极。上有两仙童，不饮亦不食。赐我一丸药，光耀有五色。服之四五日，身轻生羽翼。”朕每言服药而生羽翼，宁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？陈思王之才足以经国，诏止朝谒，卒使忧郁。魏祚未终，司马氏夺之，岂神效丸耶？呜呼！吾每读天生羽翼之言，不觉怆然动念。尝见家人翁止生一子，念其孤立，每以为忧。及连举数子则喜，以群枝相附，飘风不惊。及其长大，各立门户，则互相雠隙，反结外姓，以为强辅。恐其室人，是自翦其羽翼，而假人为重者，卒生祸乱。而昔之强辅，终非一体，亦皆散弃。始知友生不如兄弟，嗟无及矣。

●卷三

读书贵神散。昔支道林谈，善标宗会，而章句或有所遗时为守文者所陋。谢安闻而善之，曰：“此乃九方之相马，略其玄黄，取其骏逸，善学者顾不以记诵为能也。”故谢显道诵史不遗一字。程子以为玩物丧志，亦是此意。

昔戴安道就范宣学，视范所为，范读书亦读书，范钞书亦钞书。唯独好画，范以为无用，不宜劳思于此。戴乃书《南都赋图》，范看毕咨嗟，甚以为有益，始重画，谓看画有益于读书。吾所未解。

刘献之博观众籍，人有从之学者，辄曰：“人之立身，虽百行殊涂，准以四科。要惟德行为首，子若能入孝出悌，忠信仁让，不待出户，天下自知。傥不能然，虽复多闻博识，不过为士龙乞雨，眩惑将来。其于立身之道何益乎？”由是学者高其行义，不敢造门。今见博学之士，以才华耀世，群竞尚之，因是骄纵，竟以恶终。则昔之强记多识，适以助过遂非。虽不足以欺目前，而后世诵其言，或有想见其为人者，又殊可深罪。

刘尹郡为政清整，门无杂宾。时百姓好讼官长，诸郡往往为相举正。刘曰：“夫居下讪上，此弊道也，古之善政，司契而已，岂不以敦本正源，镇静末流乎？君虽不君，下安可以失礼？若此风不革，百姓将往而不反。”遂寝不问。夫官多不法，若置而不问，则留民害。若因讼言以去长吏，则来者不振。尝与一当道言曰：“宜却民言而以他事去之，则法行而堤不裂，始为政体。然又有因是而大与民雠者，可胜叹论。”

王粲好驴鸣，将葬，文帝临其丧，顾语同游曰：“王好驴鸣，可各作一声送之。”赴客各一作驴鸣。噫！此可为令乎？驴鸣本无可悦耳。王好孙子荆驴

鸣，张南渠亦好驴鸣，亦何咄咄异人？戴叔鸾母好驴鸣，叔鸾每作驴鸣以悦之。夫子以是悦母，友以是悦朋，君以是悦臣，皆不可晓。

王汝南少无婚，自求郝普女，父昶以其痴，会无处，任其意，便许之。既婚，果有令姿淑德，生东海，遂为王氏母仪。或问汝南，何以知之？曰：“尝见井上取水，举动容止不失常。未尝忤观，以此知之。”呜呼！今人不知择妇，惟重世系，岂知鸾凤宁有种乎？王公超识至此，其英才挺生，不独有女德云。

《孔氏志怪》曰：“卢充者，范阳人。家西三十里，有崔少府墓。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猎，见一獐，举弓而射，即中之。獐倒而复起，充逐之，不觉远，忽见一里门如府舍，门中一铃下有唱家前，充问此何府也？”答曰：“少府府也。”充曰：“我衣恶，得见贵人？”即有人提补新衣迎之。充著尽可体，便进见少府，展姓名，洒炙数行。崔曰：“近得尊府君书，为君索小女婚，故相延耳。”即举书示充。充父亡时虽小，然已见父手迹，便戏叹无辞。崔即敕内令女郎庄严，使充就东廊。充至，妇已下车，立席头，其拜，为三日毕，还见崔。崔曰：“君可归矣。女有娠相，生男当以相还，生女当留自养。”敕外严车送客。崔送至门，执手零涕，离别之感，无异生人。复致衣一袭，被褥一副，充便上车，去如电逝，须臾至家。家人相见，悲喜推问，知崔是亡人，而入其墓，追忆懊惋。居四年，三月三日临水戏，忽见一犊车，乍浮乍没，既上岸，充往开车后户，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儿共载，充见之欣然，欲捉其手，女举手指后车曰：“府君见人，即见少府。”充往问讯，女抱儿还充，又与金碗别，并赠诗曰：“煌煌灵芝质，光丽何猗猗？华艳当时显，嘉异表神奇。含英未及秀，中夏罹霜萎。荣曜长幽灭，世路永无施。不悟阴阳运，哲人忽来仪。会浅离别速，皆由灵与祇。何以赠余亲？金碗可颐儿。爱恩从此别，断绝伤肝脾。”充取儿碗及诗，忽不见二车处。将儿还，四坐谓是鬼魅，金遥唾之。形如故，问儿谁是汝父，儿径就充怀。众初怪恶，传省其诗，慨然叹死生之玄通也。充诣市卖碗，高举其价，不欲速售，冀有识者，歎有一老婢问充得碗之由，还报其大家，即女姨也。遣视之，果是。谓曰：“我姨姊崔少府女，未嫁而亡。家亲痛之，赠一金碗著棺中，今视卿碗甚似，得碗本末，可得闻不？”充以事对，即诣充家迎儿。儿有崔氏状，又似充貌。姨曰：“我舅甥三月末间产，父曰春温也，愿永强也。”即字温休，温休盖幽婚也，其兆先彰矣。儿遂成为令器，历数郡二千石，皆著绩。其后生植，为汉尚书。植子毓，为魏司空，冠盖相承至今也。余尝闻高太史谈，河南有一鬼户，甚奇，窃疑其说。今读孔氏传，若相符云。河南村中有一妇，负娠以疾逝，后二年，其夫至一酒肆，见架上布被，目属久之，盖其妇敛时物也。问曰：“此物奚至

？”酒保曰：“有一妇人时以市饼。”曰：“此妇何在？”曰：“薄暮当至。”因窃视之。至夕，其妇果至，怀数饼而去，乃踪迹之，及墓遂隐。次日告亲友，发冢开棺，见尸如故，有一儿坐其旁，举而视之，笑语俱人。因才归，后成立，生数子，今将四五十丁，乡人称为鬼户。由此观之，宇宙间何所不有，但人不及见耳。

五色，尾有毛，如船舵，小于鸭，性食短狐，在山泽中，无复毒气。故口赋云：“寻邪而逐害。”此鸟盖溪中之救邪逐害者，故取以为服。陈昭裕《建州图经》曰：“溪于水渚宿，先少，若有敕令然。又其浮游，雄者左，雌者右，群伍皆有式度。”今科中皆服，而揖独尚左，或取义于此。

李文靖所居陋巷，厅事无重门，颓垣败壁，不以屑意。堂前药阑坏，夫人戒守舍者勿葺以试公，公经月终不言。夫人以语公，公笑谓其弟曰：“岂可以此动吾一念哉！”而韩魏公所至，辄起宫室，务求广大庄丽，人亦未尝以是短之。可觐二公所存不同，故规模亦别。

余友汪子苦性急，栉发不顺，即拔发。蒙巾偶引他发，即裂其巾。诸事称是。余尝笑曰：“人七情互用，安得独行多怒？人皆忧其达日何以居位。”余日政尔不达，后果以贫卒。一日读中兴书，见王述性急，尝食鸡子，以箸刺之，不得，便大怒，举以掷地。鸡子于地圆转未止，仍以屐齿辗之，又不得，嗔甚，复取入口中，啮破吐之。王羲之闻而大笑。此与汪子何异？述固急，后遇谢无逸，以事相忤极骂。述正色面壁不动，谢去良久，问左右曰：“去未？”答云已去，然后复坐。性急乃尔能容，此固小巫见大巫，不觉自屈。知世复又有善怒者，因书以为诫。

恒冲以将相异宜，才用不同，忖己德量，不及谢安。故解扬州以让安。自谓少经军镇，乃为荆州，闻苻坚自出淮淝，深以根本为虑，遣其随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师。时安已遣诸军，且欲外示闲暇，因令冲军还。冲大惊曰：“谢安乃有庙堂之量，不娴将略，吾量贼必破襄阳而并力淮淝。今大敌果至，方游谈示暇，遣诸不经事年少而实寡弱，天下谁知？吾其左衽矣。”俄闻淝上大捷，渐慨而薨。呜呼！此何足死也？吾方美之。夫让扬任荆，推贤也。遣兵内援，忠国也。知贼所向，审机也。淝水成勋，当共为国喜，反重为己愧，此桓车骑之所以止于车骑也。

王戎子绥，欲取裴遁女。绥既早亡，戎过伤痛，不许人求之，遂致老无敢取者，此亦用情太过也。裴室亦能久留其女，此谊倍笃。后庾亮儿会遭苏峻难，其妇诸葛彪女也，将改适，与亮书及之。亮答曰：“贤女尚小，故其宜也。感念亡儿，若在初没，彪视遁何如哉？”

吕夷简生四子，皆颖异。与夫人语，四儿它日皆显重，不知谁作宰相，吾

将验之。一日，四子居外，夫人令小鬟击四宝器，贮茶而往，教令至门，故跌而碎之。三子皆失声，独公著凝然不动。夷简谓夫人曰：“此儿必作相。”元祐中果大拜。夫父母之视子，自言语学识，起居动作，皆可觐验，必待碎器而后见乎？盖人之器量，于成败得丧处最易见，故以此试之。然文靖独先忍碎四宝器，亦见量处。大丈夫以量为先。

彭城元伯楚历典二郡，早丧妻，不肯娶。临终敕子便留葬，无取汝母丧柩。若亡者有知，往来不难。若无知，只为烦耳。此可为超识远迈常情。今仕人在外，幼子弱女虽间关，必载还本土，祇是俗情不割耳。昔有友人为小官，卒于贵州，予劝卜葬于彼，人皆以为不情，不知古有行之者，书此以证吾言之非妄。

王司徒谧与远公书曰：“身年始四十，而衰同耳顺。”远答曰：“古人不爱尺璧而重寸阴，观其所存，似不在年耳。檀越既履顺游性，何羨遐龄”？人称善诱。此与孔子朝闻夕死之语，互相发明。

吉安永丰山中，有地名回龙坑，极为崇峻。文山先生一日奉皇后避乱过此，为元兵所追，走入坑中，兵益近，自度不免，乃祷于山曰：“若赵室尚可延长，此峰当倾，横绝山口，以遏来兵。”山峰遂崩。兵至路迷，遂不能。度山中有毛姓者，族甚众，因留其家，凡二日，始去。村中蛙声甚闹，后问曰：“乱鸣者谁？”曰：“蛙也。”曰：“何用苦闹？”蛙声遂绝。至今此村蛙不鸣。先时毛姓造一床，甚华，但寝其上，则摇动不宁，遂不敢用。适后至，则以奉后，床不复动，亦异事也。毛姓到今犹繁，毛与郭给舍有亲，给舍与余言如此。郭永丰人，名汝霖。

元文敏公元善参议中书曰，会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员使交趾，公副之，将还。国主赍以金，蒙古受之，公固辞。主曰：“彼使臣已受矣，公独何为？”公曰：“彼所以受者，安小国之心。我所以不受者，全大国之体。”主叹服。今使臣册封宗室，或封外国，多用武臣为正，文臣副之。武臣不但受其赠金，反多索焉。文臣则不受，或原于此。其所仪刑者甚远也。

余尝读水心叶公进卷曰：“今俗吏欲抑兼并，破富人以扶贫弱者，意则善矣。此可随时施之于其所治耳，非上之所恃以为治也。夫州县狱讼繁多，终日之力不能胜，大半为富人役耳。是以吏不胜忿，常欲起而诛之。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，专归于富人，其积非一世也。小民之无田者，假田于富人，得田而无以为耕。借资于富人，岁时有急，求于富人，其甚者，佣作奴婢，归于富人。游手末作，俳优技艺，传食于富人，而又上当官输，杂出无数。吏常有非时之责，无以应上命，常取具于富人。然则富人者，州县之本，上下之所赖也。富人为天子养小民，又供上用。虽厚取赢以自封殖，计其勤劳，亦略相当矣。

乃其豪暴过甚，兼取无已者。吏当教戒之，不苛宰相，顾喜软美者乎？”九龄改容居。不宜豫置疾恶于其心，苟欲以立威取名也。夫人主既不能自养小民，而吏先已破坏富人为事，徒使其客主相怨，有不安之心，此非善为治者也。”此论甚得治体。按《周官》十二政，曰安富，曰恤贫，贫者恤，富者安，此圣人之政所以为平，故万物各得其所。

卫灵王死，夫人无子，傅妾有子。一日谓傅妾曰：“孺子养我甚谨，子奉祀而妾事我。吾闻主君之母，不妾事人。今我无子，于礼斥绌之人也，得留幸矣，又烦孺子，我甚惭。愿出居外，以时相见，甚便。”傅妾泣曰：“夫人欲使妾氏受三不祥耶？事君不终，一不祥也；夫人无子而婢妾有子，二不祥也；夫人欲出居外，使婢子反居内，三不祥也。妾闻忠臣事君无懈，孝子养亲患无日也。妾岂敢以少贵之故变妾之节哉？”退而谓其子曰：“吾闻君子奉上下之仪，修先古之礼，顺道也。今夫人难我，将欲居外，使我居内，逆道也。处逆而生，岂若守顺而死。”欲自杀，夫人闻之惧，许留终养。噫！若卫夫人者，可善处子母嫡庶之间者矣。夫子王则母后，礼也。礼无二后，则忌生矣。忌则不终，故秦尊华阳则废芋后，与其废也宁外，故曰善处子母嫡庶之间也。而傅妾则自以为罪，而要之以死，则尤难矣。亦夫人素所处者得其心也。不然，长信宫之行，恐自不免矣。

吾闻德清有女狱山，问之，曰：“有姚恢者，县之千秋乡人，东汉时为清州刺史，时与沈戎为婚姻。县东北有柯田，山水嘉甚，恢谋定居，其女泄之沈氏，为戎所夺。恢愤，嫌女归宁，竟囚之苕溪之北山墟间，至死不悔。戎其后三世不得举女。”女狱山，即恢囚女处也。呜呼，异哉！田居，细事也。竟以是而灭天性之恩，世固有若人者。语云：“虽有亲父，安知其不为虎。虽有亲兄，安知其为狼，人情大可畏矣。”

昔景公成路寝之台，逢于何遭丧，请于晏子曰：“于何之母死，兆在寝台牖上，愿请合骨。”晏子曰：“嘻，难哉！为子复之不得，将若何？”曰：“小人将左手拥格，右手捫心，立饿枯槁而死，以告四方之士曰：‘于何不能葬其母者也。’”晏子见公，为于何请。景公作色曰：“古之及今，子亦尝闻有葬人主之宫者乎？”曰：“古之人，其宫室节，不侵民居，今夺人之居，广为台榭，使死者畜哀，生者畜忧，不如许之。”公曰诺。于何葬其母，涕洟夷而去。噫！景公晏子，俱盛德事也。难哉！于何又能誓死，得如所请，则尤难矣。余甚疑之。夫人主之宫，死者穴之，世宁有是理乎？但当卜地，官为之改葬，使得合焉。则民得偿地之便，而宫亦无入鬼之凶矣。晏子亦未之思耳。呜呼！若此者，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

尝读《后汉书》，见李固既策罢知祸遣三子归。时燮年十三，姊文姬，为

赵伯英妻，贤而有智。见二兄归，其知事本，泫然独悲。曰：“李氏灭矣。”密与二兄谋，豫藏匿燮，托言还京。有顷，难作，下郡收固三子，二兄受害，文姬乃告父门生王成曰：“君执义先公，有人古之节，今委君以六尺之孤，李氏存灭在君矣。”成乃将燮乘江东下，入徐州界，令变名姓，为酒家佣，而成卖卜，各为异人，阴相往来。燮受从学，酒家异之，因以女妻燮，燮专精经学十余年，闻梁冀诛而灾青屡见，史官上言，宜有赦令，又当存录大臣冤死者子孙。于是大赦，并求固后嗣，燮乃以本末告酒家，酒家具车重厚遣之，皆不受，遂还乡里追服。姊弟相见，悲感旁人。既有戒燮曰：“先公正直，为汉忠臣，而遇朝廷倾乱。梁冀肆虐，吾令宗祀血食将绝，今弟幸而得济，岂非天耶？宜杜绝众人，勿妄往来。慎无一言加于梁氏，加梁氏则连主上，祸重至矣。唯引咎而已。”燮谨从其诲，后王成卒，燮以礼葬之，四节为位祠焉。晋辛宪英，辛田女也，适羊耽。宪英弟敞，为大将军曹爽参军，司马宣王将诛爽，因爽出闭城门，司马鲁芝将爽府兵斩关出城赴爽，来呼敞俱去。敞问宪英曰：“天子在外，太傅闭城，门人云将不利国家，于事可得尔乎？”宪英曰：“天下有不可知，然以吾度之，太傅不得不尔。明皇帝崩，把太傅臂以后事付之，此言犹在朝士之耳。且曹爽与太傅，俱受寄托之任，而独专权势，于王室不忠，于人道不直，此举不过诛爽耳。”敞曰：“然则事就乎？”宪英曰：“得无殆就，爽才非太傅之偶也。”敞曰：“然则敞可以无出乎？”宪英曰：“安可不出？职守、人之大义也。凡人在难，犹或恤之，为人执鞭而弃其事，不祥。”敞遂出，宣王果诛爽。敞叹曰：“吾不谋于姊，几不获于义。”逮钟会为镇西，宪英谓从子羊祐曰：“会在事纵恣，非持久处下之道，吾畏其有他志也。”祐曰：“季母勿多言。”其后会请子为参军，宪英忧曰：“他日见钟会之出，为吾国忧之，今日难至吾家。”固请国马文王不听。宪英语曰：“行矣戒之。古之君子，入则致孝于亲，出则致节于国，在职思其所司，在义思其所立，不遗父母忧患而已。军旅之间，可以济者，其惟仁恕乎？”竟以全。吾于史中见二女才智，有非丈夫所能及者，俱以知全其弟，全其子，可易得哉！因录以传，孰谓生女不关门户哉？

汝南周翁仲妇产一女，会屠者妻产一男，翁仲妻密以钱易屠者之男。后翁仲作北海相，使见鬼主簿周光与儿同祭先茔，主簿回，谓翁仲曰：“祭所但见屠儿，弊衣褴褛，持刀割肉，别有人带青绶，彷徨东厢不进，何也？”翁仲乃持剑问妻，妻具陈其事。翁仲曰：“凡有子者，欲承先祖，先祖不享，何用？”遂以车马送还屠家，往迎其女，此于《风俗通》，因知祭享诚不可妄。古云神不歆非类，信矣！近闻湖南一学士无子，阴构有娠者，取以为妾，遂生五男。今族人皆外之，不许入庙编牒。若然，是不但欺其先祖，实自欺耳。作此

何益？

汝南王叔汉父子方，出游二十年不还，叔汉作尚书郎，人告子方死于汝南，即遣兄往迎丧。叔汉发哀，诏赉钱二十万。既而子方从苍梧回，叔汉诣阙乞纳赉钱，受虚妄罪诏将相大夫会议之。博士任敏议云：“凡人中寿七十，视父同儕亡，可制服也。子方任远，人指其处，不可验也，罪不可加焉。”诏许还钱复本官。此事世多有之。昔一仕人误传病故，铨曹遂作缺补注一官二人，因以一人他徙，铨曹遂遭浮议落职，良以远言易伪，不可不审。

今之仕人，率多拘忌。凡营造婚葬行来，必选日卜时，少有违碍，则以为不吉。坐客言笑，偶犯所讳，辄终身仇之。及见东汉顺帝时，廷尉吴雄自孤宦致位司徒，雄少时家贫丧母，营人所不封土者，择葬其中，丧事趣办，不问时日。医巫皆言当族灭，而雄不顾及。子诉，孙恭，三世廷尉，为法名家。初肃宗时司隶校尉下邳赵兴，亦不恤忌讳，每入官舍，辄更缮修馆宇，移穿改筑，故犯妖禁。而家人爵禄，益用丰识，官至颍川太守。子峻，太傅，以才器称。孙安世，鲁相，三叶皆为司隶，时称其盛。桓帝时汝南有陈伯敬者，行必矩步，坐必端膝，呵叱狗马，终不言死。目有所见，不食其肉，行路闻，便解驾留止。还舍触忌，则寄宿乡亭，年老方举孝廉。后坐女婿亡吏，太守邵夔怒而杀之。时人多谈为证，因录之以开世俗一禁云。

隋起居注王劼以古有钻燧改火之义，近代废绝，于是上表请变火。其略曰：“臣谨按周官四时变火，以救时疾。明火不数变，时疾心兴，圣人作法，岂徒然也？在晋时有以洛阳火度江者，代代事之，相续不灭，火色变青。昔师旷食饭，云是劳薪所焚。晋平公使视之，果然车轴。今温酒及炙肉，用石炭柴火，竹火草火，麻苳火，气味各不同。以此推之，新火旧火，理应有异。伏愿远尊先圣，于五时取五木以变火，用功甚少，救益方大。纵使百姓习久，未能顿同。尚食内厨，及东宫诸主食厨，不可不依古法。吾味其言，以古人改火，其意义至深远也。然亦非难行之事。后世偷惰，于细事不肯一为之，况望其他乎？”余谓不能行之天下，犹可行之一家。即毋论顺时救患，亦足以见师古之一端也。

隋牛弘尝从容问刘炫曰：“案周礼士多而府史少，今令史百倍于前，判官减则不济，其故何也？”炫对曰：“古人委任责成，岁终考其殿最，案不重校，文不繁悉，府史之任，掌要目而已。今之文簿，恒虑覆治，锻炼若其不密，万里追证百年旧案。故谚曰‘老吏抱案死’。古今不同，若此之相悬也。事繁政敝，职此之由。”噫！此后世通弊也。今簿书委积，而磨勘之使，冠盖相接，自谓尽法，实徒滋奸，亦何益于政理？故省官不若省事，千载名言，何时得去掾吏，使我心目豁然，亦一快也。

隋辛彦之拜徐州刺史时，州牧多贡珍玩，唯彦之所贡并供祭之物，高祖善之。顾谓世臣曰：“人安可无学？彦之所贡，稽古之力也。”高祖以是为学力，尤为有见。

仪同三司左仆射刘臻无吏干，又性恍惚，取悦经史，终日覃思。至于世事，多所遗忘。有刘讷者，亦任仪同，俱为太子学上，情好甚密。臻住城南，讷住城东，臻尝欲寻讷，谓从者曰：“汝知刘仪同家乎？”从者不知，寻讷谓臻还家，答曰：“知。”于是引之而去。既扣门，臻尚未悟，谓至讷家，乃据鞍大呼曰：“刘仪同可出矣。”其子迎门，臻惊曰：“汝亦来耶？”其子答曰：“此是大人家。”于是顾盼久之乃悟，叱从者曰：“汝大无意，吾欲造刘讷耳。”尝闻莆学士陈公音终日诵读，脱略世故。一日往谒故人，不告从者所之，竟策骑而去。从者素知其性，乃周回街衢，复引入故舍。下马升座，曰：“此安得似我居？”其子因久候不入，出见之，曰：“渠亦请汝来耶？”乃告以故舍。曰：“我误耳。”与此大相类。乃知天下事未尝无对，可资一噓。除公尝考满，当造吏部，乃造户部，见征收钱粮，曰：“货赂公行，仕途安得清？”司官见而揖之，曰：“先生来此何为？”曰：“考满来耳。”曰：“此户部非吏部也。”乃复出。其可笑者多类此。

河东柳，隋帝甚重其学，尝引入内阁论事。每与嫔后对酒时，逢兴会，辄遣命之至，与同榻共席，恩若友朋，帝犹恨不能夜召。于是命匠刻木偶人，施机关，能坐起拜伏，以像。帝每在月下对酒，辄令宫人置之于座，与相酬酢而为欢笑。夫古今君臣相得者多，未有如此之甚者，其何术致此？观其与嫔后同榻共食，大低便佞为人主所狎耳。然亦大异事。

阮裕在剡，曾有好车，借者无不皆给。有人葬母，意欲借而不敢言，阮后闻之，叹曰：“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，何以车为？”遂焚之。夫古人有车，惟恐人之不借。今人有车，惟恐人之借。古今人相远若此。要之，能以物公之于人，非有道者不能。昔孔子不借。盖于子夏以护其短，而子路之志愿，惟以车马衣裘与人共，在贤者且以为难，他可知矣。

许询、王循论理，共决优劣，苦相挫折，王遂大屈。许复执王理，王执许理，更相覆疏。王复屈许，谓支道林曰：“弟子向语何似？”支从容曰：“君语佳则佳矣，何至相苦？耶岂是求理中之谈哉！”今人请学论事，各求理胜，往往词色俱厉，甚至作书互争，多至千百言，使者往返四三不止，亦是涵养未定。

戴安道从东出，谢安石往看之。谢本轻戴，相见但论琴书，戴既无吝色，而谈琴书甚妙。谢悠然知其量，此安道之所以为安道也。其视不对米价何如有道者，其度量语言自别。

王莽之子宇，非莽所为，身先被杀。褚渊之子贲，非渊失节，遂不复仕。人之无道，父子之间，亦不能容，况他人乎？士诚不可以世类论也。

《齐循吏传》载周洽历句容、曲阿、上虞、吴令，廉约无私，卒于都水使者，无以殓，吏人为买棺器。齐武帝尝非洽曰：“洽累历名邑，而居处不理，遂坐无宅死，令吏衣冠之。此故宜罪贬，无论褒恤。”乃敕不给赠赙。呜呼！此岂人君之言乎？今仕人亦复有是其说者，是亦仲长统之见也。

梅圣俞作《碧云》，其言专诋士人，而于范仲淹、文彦博、庞籍攻之尤力，且言多涉阴私，秽牒可笑。以圣俞乃为此，其终身坎轲，不得大用，得非天道与？孰云外史之言为可信哉！谗舌一鼓，千载受诬，奸人多以是害人，于百世之下可罪也已。

●卷四

林时隐博学多闻，深明象纬，聚书数千卷，皆自校仇。语子孙曰：“吾与汝曹获良产矣。”昔先正亦云：“积书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。”吾尝笑其言。夫积书所以尚友古人，自广闻见，岂徒遗子孙为功名计耶？若恃是为产，恐亦易徙。昔杜暹家藏书，皆自题跋尾，以戒子孙，曰：“损俸买来手自校，子孙读之知圣道。鬻及借人皆不孝。”似亦过为著意。与李赞皇惜平泉花草，其意相同。噫！此岂一家能数百年物耶？吾每蓄书，辄祝之曰：“愿长有贤者披阅，不使虫鱼相侵，更得展用。即为得所，但惜书过甚，不轻批点。友朋相借，犹有吝心，亦是痴态未除。”

平继叔研综经籍，多所通究。安贫乐道，不营资产，衣食常不足，妻子不免饥寒。二子并不率父业，好酒自弃。继叔忿其世衰，植杖巡舍□□而哭，不为营事婚宦。亲知每以为言，继叔曰：“此辈会是衰顿，何烦劳我？”乃别构精庐，置经籍其中。一奴自给，妻子莫得而往。时有珍味，呼时老东安公刁雍等共饮敢之，家人无得尝焉。处不肖子，只得如此。昔丁晋公在光州，亲知皆会，至食不足，转运使表闻，有旨给京东房钱一万贯，为其子数月呼博而尽。临终前半月，已不食，但焚香危坐，默诵佛书，以沈香煎汤。时呷少许，临化之际，神识不乱，奄然而逝。此则为不肖子所苦矣。殊失料理，可为一慨。

何敬叔在政清约，不通问遗尝。岁俭，夏节忽榜门受饷，共得米二千八百石，悉取以代贫人输租。有问余者曰：“此可为法乎？”笑曰：“此急救良方也。”

冯京知制造日，韩琦为相，京数月不一见。琦谓其傲，以语富弼京妇翁也，使往见之。京曰：“公为宰相，而京不妄诣，乃所以重公也。岂傲哉？”昔王旦以张师德可惜，谓其三见宰相。以此观之，京此处高于师道，王公此处高于韩公，韩公犹责人往见，他可知矣。

曾布以翰林院学士权三司使，坐言市易事，落职，知饶州。舍人许将当制，颇多斥词。制下，将往见曾曰：“始得词头，深欲缴纳，又思衅隙如此，不过同贬耳，于公无益。其中语言，颇经改易，公他日当自知。”曾曰：“公不闻宋子京事乎？昔晏元献当国，子京为翰林学士，晏爱宋才雅，税一第于近处居之。遇中秋，晏公启宴召宋，出妓饮酒，达旦方罢。翌日罢相，朱当草词，极诋斥。方子京挥毫之际，昨夕余醒尚在，观者亦骇。盖此事由来久，何足校耶？”许亦怏然而去。余尝闻谏垣中一人与一部卿甚厚，偶以事相忤，已具奏论列，犹饮其家，倾倒而去，少选而言章上矣。明日又复往，顾曰偶议论不合，故相辨证，非伤之也。古今人情反覆多同，可慨也已。

周墀节度郑滑，表韦澳在幕府，会墀入相，私语澳曰：“卿何以教我？”澳曰：“愿公无权。”墀愕然。澳曰：“爵赏刑罚，人主之柄，公无以喜怒行之，俾庶官各举其职，则公敛衽庙堂，天下治矣。乌用权？”墀叹曰：“吾先居此，得无愧乎？”呜呼！此真可以为万世法。诚使为相者，以人才进退之权付之天官，兵马之权付之司马，钱谷之权付之司徒，刑罚之权付之司寇，而吾一一责其成功。如不得人，则亟请易之，天下何忧不治？后世以公家之权，济私家之用，政事日非，率皆由此。虽然，权亦自能累人。昔王安石在侍从时，每言唐太宗令谏官随宰相入阁，最切于治道，所当举行。及入政府，孙莘老李公择请举行之。安石不可，曰：“是又益两参政。”何与前言异也？此惟恐太阿之柄，持之不专，其志难行。宁能免于用权，故卒以专僭事。

范蜀公镇，至和中，尝论中书主兵，枢密主民，三司主财，各不相知。故财已匮而枢密益无兵穷，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。今户部司钱谷，兵部司军马，连岁虏骑日骄，边塞多事，议者兴言筑墙增堡，募兵纷纷不已。户部转输，多出额外数百万，度支不继，率请裁抑。二部题请，常令廷臣会议不决，与此何异？尝见户部王柳滨在部时，每抗沮兵部所议。未几，转兵部职方，户部诸郎相庆曰：“柳滨去，知钱粮拙乏，不致妄与矣。”已而所用日增，且言某藏可动，某储可支，户卿夏松泉衔之，竟表免削职。一人之身，旬月异官；一人之心，旬月异趋。此无他，地分不同耳。以是知会计不可不详且豫也。

秘书监姜皎得罪，张嘉贞附会权幸，请加诏杖。俄而皎死，后广州都督裴先下狱。帝问法当如何，嘉贞复援皎例。时张说进曰：“臣闻刑不上大夫，以其近于君也，故曰士可杀不可辱。向者姜皎官是三品，亦有微功，若其有犯，应死即杀，应流即流，不宜庭辱，以卒伍待。况律有八议，勋贵在焉。皎事既不可追，先岂容复滥？”上然其言。嘉贞退谓说曰：“何言事之深也？”说曰：“宰相者，时来即为，岂能长据？若贵臣尽当可仗，但恐吾等行当及之。此言非为先，乃为天下士君子也。”嘉贞有惭色。由此观之，殿陛鞭扑，至宋

始弛耳。所以养成士习，正直满朝，大都士不惮削职，亦不避远窜。但恶辱体受刑，死于杖下，当国者往往藉是以箝谏官之口，顿忘国体，恐亦自不免也。

王佛大临荆州，甚得民和。桓南郡时在江陵，既为本国，且奕叶故旧，常以才雄驾物，王每裁抑之。南郡尝诣王，通人未出，南郡乘舆径入，王对南郡鞭门干，南郡怒去，王亦不留。夫对客鞭人，长者不为，而乘舆径入，亦非所以事邦大夫礼也。士者往往恃故旧，望人以格外相容，不惟难行，抑且自损。

张安道与欧阳文忠，素不相能。安道守成都日，文忠为翰林，苏明允父子，自眉州走成都，将求知于安道。安道曰：“吾何足为重？”乃为作书办装，使人送至京师，谒文忠。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，亦不以安道所荐为嫌，大喜曰：“后来文章当在此。”即极力推挽，天下高此两人。夫爱才公心，人皆以引用为私。近见杨费诸公，人之所用，己必斥之。未几，己之所用，人亦斥之。往往才智之士，遭相臣一盼者，动摈弃终身，更不追论公私，以为进退，良可叹惜，视前辈风流远矣。

蔡子度自豫章征为吏部尚书，傅季友时与徐羨之共管朝政，蔡因傅隆以问季友。若选事悉以见付不论，不然，不能拜也。季友以语羨之，羨之曰：“黄门郎以下，悉以委蔡，吾徒不复厝怀。自此以上，故宜共参同异。”蔡曰：“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也。”遂不拜。夫审而后入。既不忤人，亦不失己，真可为法。

学者要有伟量渊衷，使人不能窥其涯矣。方为人道之器，常见士夫群聚，少负寸长，急于自见，往往以声色示人，令其望而知辨，皆不能善藏故耳。昔徐羨之自布衣以局度超居廊庙，朝野推服，谓有宰臣之望。沈密寡言，不以忧喜见色，颇工弈棋，观戏常若未解，当世倍以此推之。尝与谢晦、傅亮宴聚，晦、亮才学辩博，羨之风度详整，时然后言。郑鲜之叹曰：“观徐、傅言论，不复以学问为长。”魏阳元为钟毓后将军长史，毓每与参佐射，阳元尝为筹画。后遇朋人不足，以阳元满数，毓初不知其善射，阳元既容范间雅，兼发无不中，举莫能敌。毓谢而叹曰：“吾之不尽卿才，有如此射矣。夫使人知之不尽者，必其藏之有余。若一见而知底里，浅也甚矣。”

李光颜初任都统，韩弘恶光颜忠力，乃饰名姝，教歌舞，遣使以遗光颜曰：“公以君暴露于外，恭进侍者，慰君征行之勤。”光颜大会将校，引使者以待姝至，秀曼都雅，一军惊视。光颜曰：“战士皆弃妻子，蹈白刃，奈何以女色为乐？为我谢公。”因呜咽泣下，将卒数万皆感激。呜呼！感人原不在多，仅仅数言，已足以夺韩弘之魄，而收军士之心，卒致敛手削地，皆由于此。大抵奸雄巧于伺人，多以声色货利，少不自持，卒为所窥。有识者自能察识。

所谓上将伐谋，殆多类此。

庾哀尝与诸兄过邑人陈准，诸兄友之，皆拜其母，哀独不拜。准弟徽曰：“子何以不拜吾亲？”哀曰：“夫拜人之亲者，将自同于人之子。其义至重，哀敢轻之乎？”遂不拜。昔侯霜欲与王仲回交友，仲回被征，霸遣子昱候于道，昱迎拜车下，仲回下答之。昱曰：“家公欲与君纳交，何为见拜？”仲回曰：“君房有是言，丹未之许也。”夫不轻拜人之亲，与不轻受人子之拜，可见古人交道最谨。彼岂轻为然诺，有匪人之吝者耶？

纪僧真得幸于齐世祖，容表有士风，尝请于世祖曰：“臣出自本县武吏，逢圣时阶荣至此。为儿婚，得荀昭光女，即时无复所须，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。”上曰：“此由江谢沦，我不得措意，可诣之。”僧真承旨诣，登榻坐定，顾命左右曰：“移吾床远客。”僧真丧气而退，以告世祖。世祖曰：“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。”呜呼！世祖安得有此人君之言？以天子不能与人一士大夫。然后为天子，后世官阶多从中赐，以致纷纷陈乞，朝政浊乱，皆由官职不重故耳。惜哉惜哉！昔仇人李可及，擢为威卫将军，曹确曰：“太宗著令，文武官六百四十三，谓房乔曰：‘朕设此待天下之贤人士，工商杂流，正当厚给以财，不可假以官也。今而位将军，不可。’此谓至论，愚尝谓工匠杂流，官当止于文思院，但因功以品禄，若以卿寺之衔与之，终非所以别九流也。”

司马温公言，昔与王介甫同为郡牧判官，包孝肃为使，时号清严。一日牡丹盛开，包公置酒赏之，公举酒相劝，某素不喜酒，亦强饮。介甫终席不饮，包公不能强也，以此知其不屈。昔王丞相导，同大将军敦，饮于石季伦崇家。崇出妓劝酒，不饮则杀之。导素不能饮，是日沾醉，敦独不饮。至杀三妓，导劝之，敦曰：“杀彼家人耳，于我何与？”竟不饮。此皆大不近人情者，所为必如此，然后能乱天下。吕公以安石貌似王敦，信然。

王述初因家贫，求试宛陵令，愿受赂遗，为州司所检，有一千三百条。王丞相使谓之曰：“名父之子，不患无禄，屈临小县，甚不宜尔。”述答云：“足自当止，时人未喻也。”后屡居州郡，清洁绝伦，禄赐皆散之亲故，始为当时所欢。然则仕人必先自足其欲，而后可以为廉乎？后虽清洁，亦何补于宛陵之涂炭，然始为蜚吉，终为玄蝉，犹为善变。今人初第，刻意厉行，要致虚名。及其位高，乃纵滥。如孙盛为长沙太守，颇营资货，桓温遣部从事至郡察知之，重其高名不效，反与温笺，辞旨放荡则又出，清波人污池，去述远矣。

晁秘监以集句示刘贡父，贡父曰：“君高明之识，辅以家世文学，何至作此等伎俩？殊非我素所期也。”吾尝谓集古人句，譬如蓬荜之士，适有佳客，既无自己庖厨，而器皿肴藪，悉假贷于人。收拾，意欲强学豪奢，而寒酸之

气，终是不去。非如贵公，供帐不移，水陆之珍，咄嗟而办。由此观之，集句真不足重。昔王介甫素好集句，尝以此困人，人尝以久假不归讥之。后咏石砚，为东坡所屈，使闻此言，尝更愧恨。

韩持国喜声乐，遇极暑，辄求避。屡徒不如意，则卧一榻，使婢执板缓歌不绝声，展转徐听，或颌首抚掌，与之相应。往不复挥扇，以此避暑，恐不如姚崇骑骝游茂林中，更为清适。

庆历中，上用杜衍、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任政事，孙之翰为谏官，尝家居，石介过之。介言富公言滕宗谅等守庆州，用公使钱坐法，杜公则欲置宗谅重法，范公则欲薄其罪，富公欲抵重法，则惧违范公，欲薄其罪，则惧违杜公，不知所决。翰曰：“守道以为如何？”介曰：“窃虑之。”乃叹曰：“法者，人主之操柄，今富公是不知有法，而未尝意在人主也。”呜呼！不论法而先论宰相之意，此天下之所以不平也。不如此，则法且不行，可奈何？此亦难过责富公。夫法者君相所持以平天下者，今宰相以意为重轻，苟一于任法，虽不失平，然互有异同，终不成狱。衰季之世，事多若此。不然，徒成一去国之名耳。若杜范则犹可以理事，非凡相比。

昭宗时，有一弄猴，颇驯，能随班起居，昭宗赐以绯号“孙供奉”。朱梁僭号，令此猴随班起居，猴望见全忠，径趋跳跃奋击，遂被杀。吾尝叹明皇之象，后唐之猴，可流芳百世矣。此二兽者，其亦国土之报与？卫懿公之鹤，乃独不然。愧之愧之！

景德中，李迪、贾边皆举进士，省试皆不与。迪以赋落韵，边以“当仁不让于师论以师为众，”与汪疏留，乃奏乞特收。王文正公为相，曰：“迪虽犯不考，然出于不意，其过可恕。边特立异说，将令后生务为穿凿，破坏科场，渐不可启。”遂收迪而黜边。今人不遵朱注，务为奇说，致令后生方习六甲，即欲弹射朱陆，亦自多事。

曾子固与王荆公友善，后神宗以问子固云：“卿与王安石相知最早，安石果何如？”子固曰：“安石文章行谊，不减杨雄，以吝故不及。”神宗遽曰：“安石轻富贵，似不吝也。”子固曰：“臣所谓吝者，以安石勇于有为而吝于改过耳。”神宗颌之。孔子曰：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。”吾是益验，训吝谓吝于改过，尤妙。

李观作文，不旁沿前人，时谓与韩愈相上下。及观少夭，而愈后文益工，议者以为观文未极，愈老不休，故卒擅名。陆希声以为观上辞，故辞胜理。愈尚质，故理胜辞。虽愈穷老，不能加观之辞。观后愈死，亦不能逮愈之质。夫文贵质多而不贵文多，于此可见。此韩公所以起八代之衰也。

桓文林姑是杨司空夫人，文林父卒，姑赴哀，止于传舍，整饰而入，文林

心非之。及劳问，终无所言，号哭而已。司空遣吏奉祀，因县发取祀具，悉拒不受。后每至京师，未尝舍宿杨氏，用情若此，良可据矣。今人率以贵盛骄其戚属，令人茹恨，可以为鉴。

后唐张文礼素不知书，亦无方略，唯于儒兵之中，萋菲上将，言甲不知进退，乙不识军机，以此军人推为良将。呜呼！士人中亦有得此术而取高位者，大都驰中驷以当下驷，愈自觉其骏逸耳。孔子恶子贡好与不若己者处。亦是此意。

《真经》曰：“学道如穿井，形愈深而去土愈难出。”此与《孟子》掘井之论相似。颜子未达一间，还是有余土在。

马季良善鼓琴，好吹笛，达生任性，不拘儒者之节。大将军邓鹭闻季长名，召为舍人，非其好也，遂不应命。后客游凉州，会羌乱米贵，关西道堇相望，季长既饥困，乃叹息曰：“古人有言，左手据天下之图，右手刎其喉，愚夫不为，所以然者，生贵于天下也。今若较寻尺羞，灭无资之躯，殆非老庄所谓矣。”遂应鹭召。尝见后人非为贫而仕之，言以未免为饥寒所累。要之，圣贤涉世，不苟求异，禄仕亦未为害道。

昔罗友少有美韵，不持检节，好伺人祠，往乞余食，虽营署市肆，不以为羞。时在桓温府，桓责之曰：“君太不达，须食，何不就身求？乃至于此。”友傲然不屑，答曰：“就公乞食，今乃可得，明日已复无。”桓大笑之。后举为襄阳太守，举其宏纲，不存小察，甚为吏民所安。裴休披毳衲于歌姬院，持钵乞食，曰：“不为俗情所染，可以说法为人。”贤者何得为是？吾恐脱俗，良不在此。近闻唐伯虎高才被弃，遂恣意放浪，狂态百出。尝变服乞食虎丘山，遇游客赋诗不就，遂从旁续成，朗吟数联。客惊前视，即大笑而去。人皆以为达，而不知越礼违教，所损甚大，亦由罗友、裴休作俑于前也。以是为通达，君子耻之。

张天锡在北，数游宴园池，颇废政事。时有谏者，天锡曰：“吾非好行，行有得也。”观朝荣则敬才秀之士，玩芝兰则爱德行之臣，睹松竹则思贞操之贤，临清流则慕廉洁之行，览蔓草则贱贪秽之吏，逢飚风则恶凶狡之徒。若引申触类，庶无遗漏矣。夫与其得之于心，不若见之于事，实政未能及人，慢游徒为玩物，此止可间一行耳。昔东坡在杭，尝云了郡事于湖中，吾犹病之，此饰词欺人，何足为法？

《紫微贞经》曰：“为道者譬持火入冥室中，其冥即灭而明烛存。财色于己，如小儿贪刀刃之蜜，其甜不足美口，即有截舌之患。”夫蜜刀之喻，可谓切譬，但不知冥室中自有常明者在，不待持火自外来也。

景祐末，西鄙用兵。大将刘平死，议者以宦官监军，主帅不得专，致平失

利。或请罢诸帅监军，仁宗以问宰臣吕文靖公，公曰：“不必罢，但择谨厚者为之。”仁宗委公择之，对曰：“臣待罪宰相，不当与中贵私交，何由知其贤否？愿诏都知押班保举，有不称者与同罪。”仁宗从之。翊日，都知叩头乞罢监军宦官，士夫嘉公有谋，夫不动声色，坐罢监军。哲人举事，固自不凡，陈寔之祸，皆由谋之不足也。是以君子立朝贵有智。

参寥尝与客评诗，客曰：“世间故实小说，有可以入诗者，有不可以入诗者，唯东坡全不拣择，入手便用。如街谈巷说，一经坡手，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，自有妙处。”参寥曰：“老坡牙颊间，别有一副甫牟卢，他人岂可学耶？”座客无不以为然，城诗不及文，亦坐此病。诗若淘洗不尽，则珠玉瓦砾，杂然并陈，总不成文。此数十位圣贤中，著一个屠沽儿不得。

有真人问人曰：“子尝弹琴，弦缓何如？”答曰：“不鸣不悲。”又问弦急何如？曰：“声绝而伤悲。”又问缓急得中何如？答曰：“众音和合，八音妙奏矣。”真人曰：“学道执心调适，亦如弹琴，道可得矣。”此言见道。

李文靖为相，专以方严重厚，镇服浮躁，尤不乐人论说短长。胡秘监谪商州，久未召，尝与文靖同为制诰，闻其拜参政，以启贺之，诋前居职罢去者，云吕参政以无功为左丞，郭参政以酒失为少监，辛参政非才谢病，优拜尚书，陈参政新任失旨，退归两省，其誉文靖甚力。文靖慨然不乐，命小吏封置别篋，曰：“吾岂真优于是，亦适遭遇耳。乘人之后而讥其非，吾所不为，况欲扬一己而短四人乎？”终为相，秘监不复用。呜呼！此真足以塞谄佞之途矣。夫执政之门窥伺者众，不以贿进，则以佞人。贿进者其害浅，佞入者其机深，一不加察，则颠倒是非，赞成邪僻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，噫！秉政者了此，则事可过半矣。

王沂公在阁下日，杨文公性诙谐，一时僚友，无不被其狎侮。于沂公，独曰：“第四厅舍人，不敢奉戏。”夫自不为戏易，使人不敢戏难，此岂无道至此？然戏谑最害事，文公竟以此得罪。吾有此病，故存前车，用诫后乘尔。

宋朝引试，率在八月中。韩魏公当国日，二苏将就试，黄门忽卧病，魏公辄奏上曰：“今岁召制科之士，惟苏轼、苏辙最有声望。今闻苏辙偶病，未可试，如此人兄弟中，一人不得就试，甚非众望，欲展限以俟。”上许之。

黄门病中，魏公数使人问讯，既闻全安，方引试，比常例展二十日。夫古人欲得一士，虽裂防破格，不以为私。今人严于避嫌，一字之差，率标黜之，安能得士？然防之益密，而用意益奸，往往厚棘丛中。私植桃李，乃知禁密不足以杜奸，而适足以滋奸也。噫！

唐李景庄老困场屋，每被黜，母辄挞其兄景让。一日，宰相谓主司曰：“李景庄今岁不可不收，可怜彼兄每岁被挞。”由是始得第。钁为弟子时

，家君甚严，每试有司，不在前列，辄怒。自吾母以及于兄弟，皆辱及之。吾少嬉戏，吾母与吾兄弟皆含泪劝学，曰：“勉之。吾等不见尔荣，先受尔累。”后得第，皆私贺曰：“自是父可无骂矣。”今见景庄，不觉怆然。

李锡之为芦城令，变苦泉为甘泉。包山旧无三班，谓蛇、虎、雉也。自侯景之乱，乃有蛇虎。是山川之气，因人而变也。又闻人有饮狂泉而狂者，有饮盗泉而贪者，是人心反因山川而变，可谓不善变矣。昔吴隐之有清操，曰：“泉安能易我心？”一饮而去，后不闻饮盗泉者化而为廉。则隐之清德，乃不如李锡之政乎？理不可穷若此。

汉崔瑗临终顾命曰：“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，及其终也，归精于天，还骨于地，何地不可藏形骸？勿归乡里。”遂留葬洛阳。呜呼！然首丘之论非乎？要其终与季札之意相同，亦达者之高致也。

汉姜伯淮与弟仲海、季江，俱以孝行闻，友爱天至，常共卧起。及各娶妻，兄弟相恋，不能别寝。以系嗣当立，乃递往就室。噫！此可以砭杨氏兄弟之谬矣。

金华长仙乡民十有一家，自以甲乙第其产，相次执义役，几二十年。吴芾輿致十一人与宴，更其乡曰循理，里曰信义。此十一人者，惜不知其姓名，真可师也。今一家兄弟子侄，每遇户役，辄相告争，况邻里乎？当以此为法，惜未一试行之。

宋张孝祥早负才俊，殿试问师友渊源，人皆攻程氏专门之学，孝祥独不攻。高宗擢第一人，召对百言，皆切时政。后所至有声，但初登第，出汤思退之门，后知平江，张浚荐之，召赴行在。渡江初，朝议惟“和战”二字，张浚主战，思退祖秦桧之说，力主和，孝祥出入二公之门，而两持其说，君子惜之。夫孝祥于思退，今所谓座主门生也；于张浚，今所谓举主门生也，是皆有恩于我者，固当报之。然皆同立危朝，当以国事为重，不当以私议为党。何则？所重有甚于恩者，故私情有不暇顾也。若以恩言，则师生之恩，孰如君父？君父有过，尚且谏诤，而况于师生乎？如孝祥者，能调和其间，同归于正，上也。否则直言是非，奉身而退，乃依附隐忍而两可之，下矣。吾友李一吾，赵甬江门生也。尝耻出其门，未有一言相假借，在孝祥上矣。

延熹元年党事起，太尉陈蕃争之不能得，朝廷寒心，莫敢复言。贾彪谓同志曰：“吾不西行，大祸不解”。乃入洛阳说城门校尉窦武、尚书霍武等讼之桓帝，以此大赦党人。李膺出曰：“吾得免，此贾生之谋也”。先是岑至以党事逃亡，亲友多匿焉。彪独闭门不纳，时人望之，彪曰：“传言相时而动，无累后人。公孝以要君致衅，自遗其咎，吾以不能奋戈相待，反可容隐之乎？”于是咸服其裁正，以党禁锢卒于家。夫贾公能奋身以救党人，而不肯开门

以纳公孝，其视破族屠身相继灭亡者何？如东汉诸公虽慷慨激昂，徒自取衅端，亦何补于国家？若贾公真可为法，处波荡之中而独能自立，信非有道者不能。

●卷五

张龙湖先生拜相内直，旬日始出，门人往贺，先生曰：“何不吊我？”人皆谓先生不乐撰文，故有是说，竟不寿。余曰：“不然。昔岑文本拜中书令，有忧色，母问之，答曰：‘非勋非旧，责重任高，所以忧也。’”有来贺者，辄曰：“今日受吊不受贺。”先生之意，或本于此。

宋庆历中，劫盗张海横行数路。将过高邮，知军晃仲约度不能御，喻军中富民，出金帛，具牛酒。使人迎劳，厚遗之。海悦，径去，不为暴。事闻，朝廷大怒。时范文正公在政府，富郑公在枢府，郑公议欲诛仲约以正法，范公欲宥之。争于上前，富公曰：“盗贼公行，守臣不能战，不能守，使民醵钱遗之，法所当诛，不诛郡县无复肯守者矣。闻高邮之民疾之，欲食其肉，不可释也。”范公曰：“郡县兵械足以战守，遇贼不御而反赂之，此法所诛也。今高邮无兵与械，事有可恕。小民醵财免于杀掠，理必喜而云食其肉，传者过也”。仁宗从之，仲约由此免死。夫赂贼安民，此仲约一时苟全之计，然犹可诿曰猝至无备。至于边防，则戍守素严。近日边将力不能拒，每先期赍金帛方物，求免入寇，寇问所之，则指示他路。故上谷赂，则犯云中，云中、上谷俱赂，则犯辽蓟，纷纷效尤，遂致边备大弛，以至海防亦有然者。是皆仲约之遗术也。可胜叹哉！

唐文宗自太和乙卯后不乐事，稍闻则必有叹息之音。会幸三殿东亭，因见横廊架巨轴于其上，谓修己曰：“斯开元东封图也。”因命悬于东庑下，举玉如意指张说辈数人，叹曰：“使吾得其中一人来，则吾可见开元矣。由是惋惜之意，见于颜色。遂命进美酎尽爵，从步辇归寝殿。”又一日语李右相曰：“吾思天下事难理，则进饮醲酎以自醉解。”夫为君上乃亦忧事不治而以酒自解者乎？夫事不治，则当广求贤才以自辅。如张说辈，岂绝世而难得者，此其不足有为可知已。近闻上谷有抚臣报虏至，辄呼火酒，连进三觥。再报，则鼻息轰轰如雷，及觉，则虏已钞掠出境，又抽毫作报捷疏矣。乃知曲生能扫愁，其功甚大。

梅宛溪为余言，山东有人能腹中语闻于有司，有司鞫之，腹中人能自言其冤。曰：“吾山西布客，一日出游，偶醉卧道旁，道人李美者，与张成兄厚，能采生折割人，见吾醉卧，夜私杀之，取其心肺并七窍，煮熟，与张成食之，吾遂入于腹中而不能去。”问张成，成输服，曰：“初食时昏醉，二日始省人事。”后觉腹中有物相碍，唧唧如人语，呼之辄应。每饭，吾不能多食，食

多，内辄喧呼击之。”又曰：“夜卧则从口出，出时如蚯蚓然，长可五六寸。天将明，则从鼻中入，入则复言。”问曰：“李美既杀汝，汝能知李美处，吾擒治之以报汝仇。”曰：“李美者，淮安人也，可无擒治，吾今当死。”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成化时，吾为贼，夜遇李美途中，因杀之夺其资。张成兄弟与吾有隙，为吾所杀，吾当死酬之。”李美昔为谁，张成昔为谁，皆能言其名字里地。曰：“汝能出，何不他去？”曰：“既受约，不能背，十年后当自去也。”曰：“汝夜出为何？”曰：“出则入寺庙，窃听其言，即日所语于人者也。”曰：“寺庙有神乎？”曰：“有。大都与人间事同。”曰：“日中有神否？”曰：“有。与人出入道中，或乘马，或徒行，遇贵人则避，余则行走无妨也。”张成兄弟遂坐法。此皆二司并两院所亲问得其言如此。因知杀人者必杀之，纵能逃于有司，而不能逃于鬼神。故曰：“明则有刑罚，幽则有鬼神，可畏也已。”后与毛双渠语，双渠曰：“吾巡历山东时，亲闻其言如是。”书此为报应之一端云。

山东有一耕者，侵及邻人之垅，邻人与之哄，击杀之，已抵其罪。后一年，近邻有生子者，能言前世事。曰：“吾前为某人所击杀者，吾妻子尚在，欲往观之。”父母怪而问故，曰：“吾死后见阴司，阴司悯其误毙，因命复生，曰：‘当为某人子’。以二鬼押送。时日尚早，引避溷中，顷有登溷者，鬼曰：‘此即汝父也’。曰：‘我与之友久矣。年且长，宁为若子’？即欲去，鬼强持之。将暮，挟至房枕外，见妇人将产，曰：‘此即汝母也’。吾复乞脱，二鬼持之益力，须臾子诞，二鬼将吾从凶门送入，其子即哭，二鬼行，吾力出脱，其子不能哭。二鬼复入视曰：‘果逃矣’。时吾隐及架脚下，鬼寻获，复送入凶门，忽按之，吾遂昏顿，其子复哭，良久始放，吾附形矣。后虽欲避去不能。今吾家门户事，吾尽知之，可负吾往。至其家，历历述说生平事。其暧昧人所不及知者，与妻言之不妄。”又指示前所耕地疆界具悉，前抵罪者犹未决，因诉于官曰：“吾杀人，罪当死。今所杀者复生，吾可无死。不然，则死者生矣，而生者复死。吾以死酬谁乎？”有司召而问之，果如其言，罪虽不释，良可笑也。因知吾人果四大强合，形有时而尽，而神则无所不之也。故得道者逸形以育神，乃能久视。是日曹宪副复言此事。曹名金，河南人，与宛溪同入允者。宛溪名守德。宁国人，先为山东提学，故所闻同。

宋吕献可没，温公志其墓，论献可为中丞时，有幸臣弃官家居者，朝野称其才，天子引参大政，献可抗章条其过失，曰：“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”。所谓幸臣，盖指荆公云。志未成，监牧使刘航仲通自请书石，既见其文，仲通迟回不敢书。时安石在相位也。仲通之子安世因代书曰：“成父之美可乎？”仲通又阴属吕氏诸子勿摹本，恐非二家之福。时蔡天申为西京察访，厚赂

镌工，得书以献安石。初欲中温公，安石得之挂壁间，曰：“君实之文，西汉之文也。”昔庚戌科大学士张公主试事，策引苏辙“重臣权臣论”为问。时王翰林与张公论文有隙，试录未上，先使人驰进一册于首相，其意有在，后相公亦不问。小人之中伤人，率多如是，可畏也已。

礼曰：“凡执技以事上者，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，不二事不移官，出乡不与士齿”。观于此，古人轻技甚矣。今如工作之类，以卿大夫之官官之，反有齿先于士者，与先王之意大相远矣。

周建外朝之法，左九棘，孤卿大夫位焉，群士在其后；右九棘，公侯伯子男位焉，群吏在其后；面三槐，三公位焉，州长众庶在其后。夫树棘，取其心赤而外刺；槐，怀也，言怀来人于此而与之谋也。古人植一木，且有深意，使人懍而感焉。如唐之退朝花底散，归院柳边迷，则无所取义，徒为佳丽耳，去古远矣。

昔韩公雍作镇两广时，峒蛮方炽，公追斩大藤峡，岭表悉安，遂于梧州开府听治。每宾客过，必厚赠，军前所费无算，而士皆尽力。后代者至，则拘拘绳墨，无复公之洞达，而政绩亦不逮前。至今称度量廓大者，犹诵说韩公，而不知韩公之平两广，不在于用物之侈，而在于谋略之妙也。嘉靖中，东南倭乱，赵甬江往督战，能以喜怒祸福人，自巡抚下至有司，无不惴惴趋命，以赂相悦，动以数千，往往诋僨军为有功，以诡获为真俘。又有力至于内者，言无不应，稍拂意，则诋以罪，辄致丧身。东南缘此大困，仕人以是竞进。赂愈重则迁转逾速，议者反目为边才，指顾视理法者为狭小多忌，不足重任。一时远近化之。凡军中粮饷，皆为馈遗，不复顾念尺籍，而浙中尤甚。士夫过者，视其官之清要，多者三四百金，少亦不下一二百金，士夫亦以此多之。彼盖以韩公为法，韩公且以是败，而况不及韩公者乎？此捧心学西子者也。

五季时，欧阳纥召阳春太守冯仆至南海，诱与同反，仆遣使告其母冼夫人，夫人曰：“我忠贞两世，今不能惜汝而负国也。”遂发兵拒境，帅诸酋长迎章昭达，昭达至始兴，纥惧，出屯淮口，多聚沙石，盛以竹笼，置于水栅之外。昭达令人潜行斫笼，因纵火舰突之，纥败，擒之，斩于建康市。冯仆以其母功，封信都侯，迁石龙太守，遣使者持节册命冼氏为石龙太夫人，赐以绣宁安车鼓吹麾节鹵簿，如刺史之仪。昔汉高以天下之故，不顾太公，而卒全其太公。冼氏以守国不顾其子，而卒全其子。汉高以智，冼氏以义，合而观之，两奇事也。若妇人则尤为难矣。

字书谓侏为虎役，盖人不幸毙于虎者，其神魂不散，被虎所役，为之前导，是侏可谓鬼之愚者矣。噫！今人国破家亡，反臣事其人，为之致力，岂非侏之类也哉？不自以为愚，反谓明于去就，可哀也已。

东平有东门子王德元者，学全真之道有得，后学者至，必问其姓名。其人曰：“某姓甲名乙。”则斥之曰：“何诳我也？”其人骇而问焉。是诲之曰：“汝未生之前，岂有姓耶？且生于其家，则姓某姓，强名耳。汝执其强名者以为真姓，非汝姓也。彼盖以真性为姓，故以今得者为强耳。”学者如是，可谓吾忘我矣。其言大有开发，又尝问人曰：“汝年几何？”曰：“某若干岁矣。曰：“若干岁，何处安身立命乎？所谓若干岁者，世以此约言之耳。共所以为汝者，自无始劫以来，不可以岁数也。”此真足以齐死生，等彭殇矣。视蒙庄之言，更易觉悟，读之豁然。

隋诏牛弘等议定舆服仪卫制度，以何稠为太府少卿，使之营造。稠参会古今，多所损益。袞冕画日月星辰，皮弁以漆纱为之，务为华盛以称上意。课州县送羽毛，民求捕之，殆无遗类。乌程有高树，逾百尺，上有鹤巢，民欲取之不可，乃伐其柯。鹤恐杀其子，自拔髦毛投于地，时人称以为瑞。吾闻鹤千年始巢于木，木必乔枝，可谓灵矣，然犹不免焉。至于拔翮救子，得者不以为愧而反瑞之，则是自断其尾，自啮其脐，以遗人者，亦可表贺献颂矣。如此而欲不亡，得乎？

韩昭侯谓申子曰：“法度甚未易行也”。申子曰：“法者见功而与赏，因能而受官，今君设法而听左右之请，所以难行也”。昭侯曰：“吾自今以来，知行法矣。寡人奚听乎？”一日，申子请仕其从兄官，昭侯曰：“非所学于子也”。听子之谒，败子之道，可乎？申子辟舍请罪。噫！今之论政者，何以异于？是尝见台谏建言崇俭素，而已之宫室衣服宴饮则侈。谕驿传之苦则言可出涕，而于亲故则假文乘传，惟恐应之不恭，于奔竞者则丑诋禁止，而于己则计日求升，甚有俸在人下，以力超出之，名曰闰位。他日可升四品京堂者求补五品，可升大九卿衙门者求补小九卿，不一年即复他转，是何自败于其言耶？恐亦当避申子之舍。

东坡有曰：“日日出东门，寻步东城游。城门抱关卒，怪我此何求。我亦无所求，驾言写吾忧”。章子厚评之云：“前步而后驾，何其上下纷纷也？”东坡闻之曰：“吾以尻为轮，以神为马，何曾上下乎？”参寥子谓其文过似孙子荆曰：“所以枕流，欲洗其耳，然终是诗病”。此皆不善论诗者，非惟不能诗，且不能游。夫游览者，遇山水花木佳处，缓步纵观，稍远方倦，亦多命驾。如江南游者，多泛舟至山麓，迤迳寻径，径有肩舆候客，多乘以入山赏。毕，复还舟中，傥有诗纪行，便兼言舟车，亦不为复。且步且驾，方见其妙。若无是事，而虚为是言，则为病矣。必如子厚之论，则竹竿之论曰：“淇水悠悠，桧楫松舟。驾言出游，以写我忧”。亦纷纷上下矣。

徐子仁篆书甚工，尝见千文篆本，以为当传。有道士沈祖鹏曰：“惜一字

差耳。”曰：“何字？”曰：“‘晋楚更霸’，‘霸’字当篆作‘伯’字。今作霸，谬耳。”余曰：“是谁为之说？”曰：“耶雉山之言也”。余莫能辨。及读《左传》，成公二年，齐国佐对晋人曰：“四王之王也，树德而济同欲焉。五伯之霸也，动而抚之以役王命”。黄震曰：“天下之主谓之王，诸侯之长谓之伯，此指其定位而名也。《左传》四王之王，上如字，下音旺。五伯之霸，上伯字，入声，下霸字，去声。王字无别体，故同用王字。伯字有霸字为别体，故上用伯，下用霸。正音为静字，旁声为动字，则齐楚更霸，用霸，未为谬也。”

石季龙造大武殿，初成，图画自古圣贤忠臣孝子烈士贞女，皆变为胡状。旬余，头悉缩入肩中，惟冠袞发仿佛微出，季龙大恶之，秘而不言。吾读至此，不觉毛发竖立。夫古之贤圣忠烈，亡者或数百年，或千年，犹不肯为人所辱，胡后之人乃甘心臣虏，亦独何心？人谓死者无知。由此观之，其贤圣忠烈精英不爽之气，虽千载尚流行宇宙间也。

初邹浩召自新州，入对，帝首及谏立后事，奖叹再三。询谏草安在，对曰：“已焚之矣”。退告陈，曰：“祸其在此乎？”异时奸人妄出一箴，则不可辨矣。蔡京用事，乃使其党伪为浩疏，有刘后杀卓氏而夺其子以为己出，欺人可也。诘可以欺天乎之语。帝诏暴其事。遂册立茂为太子，而窜浩于昭州。夫焚谏章，美事也，乃亦有不尽然者，此类是也。